

高唐县志稿

第十二册

卷之十六

人文志五

古蹟

志餘

高唐縣志

第十二冊

卷之十六

古蹟

缺

34

40

105

106

一二七
七
七
七

每冊一頁

高唐古蹟附圖之一

許子墓



墓在泗水河村西

2

二之蹟古物高

△



三之蹟古物唐

△



7/17/106

高唐縣志卷之十六

人文志五

古蹟上

舊志：志以志古也。滄桑堆變，遺迹猶存。斷周煖編邑

作漁樵閒話，登臨而憑吊之，磨折戟而認前朝，登古壘而

輕賢子，古人如在，呼之欲出矣。護書之以慰懷而情深者

古地城

齊盼子守處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七 檢 城東關舊書院有殘碑。係清康熙五十年丙申立。前

此無考

齊綿駒故里

按 齊盼子守處，與綿駒故里二碑，並在東關小學東牆嵌

立，爾後牆傾碑圯，無人過問，匠人不知將鑿為房基，經東

關馬鎮長約同該小學校長李君海如阻止，並鳩工樹立，護

以碑棲，二碑雖賴以不毀。碑文曰：「綿駒故里」係清乾隆

四十五年乙未立，前此無攷。

漢雲縣政域

按在今城南三十里南鎮西平界。按博平志古靈城。

在治東四十里。高唐南鎮之畔。惟象襲字記。故靈城在高唐。

西二十里。齊天保七年省。按之方位。則似不在南鎮之畔。

城然西向無古城址可攷。且南鎮畔之靈城。相傳已久。

較為有據。姑從之。

高唐故城

按舊志在城東七十里倫鎮西北。今倫鎮屬齊河與禹城接界。

證之各書。當無疑義。方輿紀要。謂高唐廢縣。今州治。

非是。今縣治始自北齊。詳沿革欄。

漢東方朔故里



按朔厥次人，當在武定屬，今縣東北十餘里，有其故里，不知因何而起？

北魏南清河郡城古莒城

按當即今縣治，攷魏書地形志，南清河郡，晉秦寧中魏分

平原置，治莒城，省志沿革表魏晉秦中，分平原郡置南

清河郡，治靈縣之莒城，靈縣治靈城又云，齊廢南清河

郡自南城移縣治，高唐齊廢郡城，再證之他事，自此之

後，縣治未嘗有遷移之事，詳地理沿革則今治即為

高唐款古蹟之四
(東漢朔枝里)



今據此款之北河山山會館東壁

李天青攝

高唐款古蹟之五
(唐銅佛像)



此像之字皆口之風像旋記
像工現

李天青攝

卷之二
李天青攝

古蹟之遺
 (根唐)



此碑在
 蘇州府
 吳縣
 蘇州府
 吳縣
 蘇州府
 吳縣
 蘇州府
 吳縣

古蹟之遺
 (塔唐)



蘇州府吳縣蘇州府吳縣蘇州府吳縣蘇州府吳縣

南清河廢郡，亦即古莒城可知。惟統志謂「郡治在臨沂故城」

舊縣

按之往史

似非是。舊四鎮

固新

齊城

夾雜

四鎮

舊志

全史地理志，高唐有固河，齊城，靈城，夾雜，四鎮

州志固河在州東北，齊城在州東，舊有學，元闢復為記

夾雜在州東南十五里，北鎮州東北三十里，南鎮在州南

三十里，北鎮即新劉，南鎮即南劉。按今縣境內有涸河鎮

而非固河。是一是二不可攷。土人謂固河為古王城，即舊

齊城鎮，亦無確據。惟齊城鎮則基址全無，詢之邑人，莫

有知者。攷元初創復復既有齊城廟學碑，明嘉靖間又有重修

齊城鎮昭惠靈顯真君廟碑，明季鎮尚完好，而今竟絕無可

攷矣。若謂固河即齊城。然則古固河又無可攷，只有存

靈城鎮即漢古靈城，見前。

明麗王莊

今二區華家塢村，即其舊址。有明嘉靖三一年所鑄鐘可攷

(二區採訪)

古渠井堤照附

鳴犢河(詳地理山川攷)

唐公溝 全上

宮公渠 全上

魏公井

按清咸豐三年，洪秀全部李開方軍陷州城。知州魏文翰不

屈死于井，壯烈震一時，州人為之立祠，並于井上立碑，

此為本縣，最有價值之古蹟，而舊志未及，今補之。又按

此井舊名驛後井，舊志謂在魚邱驛北，正德六年修城抵出

絕異他井，其砌無縫，上下皆為烏磁燒成，觀此即無魏

公事蹟，此井在歷史上已自有保存之價值，况以魏公不忍

殘民，而獨以身殉之所在，即不重其蹟，猶不念其往乎。

而今竟碑圮井堙，何以為愛民勤職者勸？每過其處，輒為

愴然不已。

樓光井

在城內西南隅。水清甘。夏日久貯不變。永樂間。駐蹕于

此。辦諸水。獨此泉甘冽為善。始進。築亭其上。故名。

見一統志。(舊志)

前寺井

在大覺寺東。水甘美。

菜園井

在玄都宮西南。

龍井

在城東北二十里古堤之陰。今堙。互見雜稽錄。(舊志)

按此井即舊神錄。唐羅宏信所浚。井



八景中

13 3 5 行

（龍井清泉）即此。（見平定縣志）然統志謂井

在州東北。殊難斷定。其是否姑存之。

爵堤

高唐八景中「爵堤雪浪」即此。按此因十三州志高唐有爵堤

以捍河水之語。遂謂爵堤在高唐耳。不知十三州志所謂高

唐乃古高唐。非今高唐也。攷十三州志一書。出在高唐

縣。森移此之前。可證者一。方輿紀要。曹魏時平原與清河

爭爵堤。久不能決。冀州牧孫妃按圖。堤當在平原。兩郡

之界遂定。攷曹魏時故高唐屬平原郡。今高唐為靈縣。屬

清河郡。高唐在今縣東。潯隄在今縣西。舊志云在城西二

十里。龍志云。在州西十里。妄有越靈縣而又有平原也者

。則潯隄當然在故高唐。可證者二。舊稱河水。多指黃河

。其他則必書河名。十三州志所謂以捍河水。捍黃河水也

。黃河水經故縣。不經今縣。可證者三。舊志於十三州志

及方輿紀要所載均採之。而未有判斷。今妄補之。

古廟宇

舊州署

魚舟

高唐八景中所謂魚邱古驛是也。詳述

談公樓

即鐘樓今為陳列館

以上均詳建置不重錄

以上均詳建置不重錄

古寺觀

唐太覺寺

舊志在州治東南唐時創建。宋延祐間修。明洪武成化年

相繼修。永樂丁酉成祖北巡。駐蹕于此。己亥。仁宗在東

宮時。幸寺。賜僧道春寶。見碑記。寺有塔凡十三級。高

三十丈。文。世周圍二十五丈。四尺。宋玩豐五年修八級。元

祐二年重修。明僧正司設於此。嘉靖十七年，舉人梁公爽

加鉄寶瓶于顛。清道光九年，地震，微形缺側。狀道光二十一

年傾。按高唐八景中，所謂浮盪映日即此，歷代碑記，見

後金石類。

元都宮

舊志在州中。宋創建，金名惠雲觀。元真常真人承制仍

賜宮額，今名三清觀。康壁作碑記，見後金石類。

三殿廟

按闕復重修東嶽廟碑記，郡西北十里有東嶽祠，土人目為

三殿廟。宋熙寧建，金大興宋季年重修，元至元二十八年又

10
16

四
三

四
三

重修。今神像已毀。廟猶存。邑多變亂。而古蹟不暇保存。

惜。復為碑記。見後。

元君廟

舊志在州城東明道正司置於此。嘉靖十年周俊建。萬曆

十年重修。州人劉沐為碑記。又有清康熙三十年鸞儀會記

州人孫貽哲撰文。善士鄭開太信女鄭張氏等捐造儀仗。

碑存行宮。道光十一年。十路紳民又重修。

聖禪寺

在城東二十里。即古三聖廟址。天順六年建。成化二十一

年重修。

觀音寺

在城北四十里。

報恩寺

在城南二十里孔家集北，元至大平建，明正德六年修。

又一處在城西南十八里。

慈惠寺

在城東南十八里。景泰二年重修。

典國寺

在城東北三十里梁村。正統九年重建。有塔高十二級。

碑記略云：梁村寺距高唐治三十里。設於元末。正統九年

大覺寺僧正行愨卒善士馮志公馬文理議請僧行深為化主
上肯其奏，勅名興國，行深弟子正省大其殿宇，宏其山

門，及廊廡，僧房廚舍，靡不煥然，聿新，因勒石以紀其

本末云，李神乾隆四十三年呂英李神等重修有碑記，李神

李神按李神為明嘉慶元年米人商神父身李神撰碑無礙廟公乾院神修碑後在河內

舊志

延壽寺

在城北四十里，北鎮，成化二年重建。

大粟寺

在城西二十里，正德十一年重建。

大典寺

在城西二十五里，臨馬頰河。明景泰元年重修。

崇興寺

在城東三十里。明宏治元年重修。

白佛寺

在城南二十里。明正德十一年重修。

十方院

在城西數武，內有地藏殿，十五像。清少判賀王昌捐地。

三十畝。故有碑記現廢。

孔佳寺

乾隆朝重修，有碑記，其佛托雀屏，以列諸佛之。

玉皇廟

在城北二里，明嘉靖二十七年建。

二許廟

廟有二，在南門外。明宏治九年同知左濬移建，舊志萬曆

四十七年重修，有碑記，其一在北門外里許，有碑記，見

後。

三官廟

在城東，舊志紀廟有八，以上皆舊志寺觀。

觀音堂

在二區五屯，俗稱南堂，不知創修何年。明時有道姑李

道信者，高唐人也。始修行於北京皇姑寺。嘉靖十五年復

回原籍，居于觀音堂中，道姑募化重修。本堂正殿，塑十

二圓覺神像，(二區採訪)

全神廟

即今戴家廟舊級小學校址。(新訪)外尚有天官廟，在

天官莊。三官廟在李官屯莊。奶奶廟在娘娘廟莊。九聖堂

在後劉莊。

娘娘廟

在純鎮東門外，關供玉皇。殿供碧霞元君。兩廡供十帝。

金像盡毀。改為初級小學。(七區採訪)

紀能寺

孤懸曠野，為縣立小華莊小學故址，所有廟宇，二十三
年春拆修明新寺小學（七區採）又有邢家佛堂，在邢家佛
堂莊南，久圯，邢才寺在尹集西南里許，供佛像，住持雲
橋，回龍寺在四疇莊西首，殿三，供三清，玉皇，碧霞，
廊二，供十帝，住持鄭本龍。

崔言七娘娘廟

大殿二間，一鼓棚，一山門，一兩廊各三，內供玉皇，
碧霞，閻羅諸神，其像如生，在吾國美術中應有相當價值。

住持彌亮，奉釋教。

三元宮

又名三官廟。在六區東西軍屯之中。住持人楊金。題。道教。

古祠

祠廟中如孔廟關帝廟等也。具建置不重錄。

齊別廟

舊志祝佗父祭于高唐。高唐有齊別廟。

按春秋時高唐非本縣境。治內不應有齊別廟。

晉文公祠

按藝文有過高唐謁文公祠詩。今無攷。

東方朔祠

在城東北十里翔平原人，高唐舊隸平原，祠廢，碑存。
 學宮，又州判陳蘭芝立東方朔故里碑於城北。

王北湄祠

在治東南明嘉靖四年杜淵等為知州王大化所建生祠，二

十八年尹安等重修，碑記見後金石類，大化政蹟有傳，

韓公祠

舊志在南關南首，碑尚存。

按韓公祠係明正德間州人為知州韓士聰所立生祠，事載政

蹟，舊志未註明其為何人？今補註之，碑見後金石類。

六公祠

舊志無今 按政蹟補

按舊志政蹟。清初知州許守仁。臨淮人。有惠政。去職後

州人主祀飛六公祠。六公不知為何人。祠亦不知在何處

。意必係州守之有善政者六人。惜今無攷。姑存其名。亦

可為憑。而先賢之資也。

古樹林 觀公祠清康熙州縣文翰均以此為邑人為之主祠祠今尚存詳政蹟

唐槐

在梁村興國寺大殿前。即今梁村縣立小學校址也。槐約

數十圍。中已空。而內生瘦。俗謂之槐臍。枝葉頗暢茂。

據有經驗者云。槐非近千年。不生瘡。並對於此槐。傳談

之奇聞甚多。致之寺及塔。當係唐代舊物也。

周公柳

清知州周家齊。濬城濠。沿濠內外栽以柳數千株。春夏

條暢。一碧無際。行人藉息其下。有棠蔭之感。僉名其柳

曰周公柳。

古亭壁

字深所

駐春園

（郡志）金劉氏建。

路鐸詩。見藝文。

德符堂

元王懋德建。

集記。

見藝文。

靜齋

(邵志) 商澤氏書室，張長洪記，見藝文

同樂館

元鎮園工將軍劉汝達池館會文人學士，在州城內，見天

下名勝志

濯清亭

(舊志) 王子魯詩，見藝文

吏隱齋

在州署東御史張真左遷州倅，嘗館此，因以名齋，今皆

廢，舊志所載并存之

迴鑿殿

舊志有迴鑿殿，在州東南三里，相傳明成祖宣宗躡朱在躡朱在于

此今已無致，姑附于此。

古墓

盼子墓

涸河西南觀音寺北，有戰國齊盼子墓，其面有古藏水

迴龍廟碑刻東至盼子塚八里其一証，舊志在城西四十里

● 據一統志作城東，此說疑確。

莘歌墓

城東在第八區文莘莊西北里許

華表墓

在城東二十里。元和志

劉建墓

在城東二十五里。按統志在~~城~~東二十五里。

按各墓應在故高唐。今俱在城東。當是故縣西境內即今縣

東境也。參看地理沿革。

闕詠墓

在城西七里。仕金為翰林供奉。文字。舊志稱闕狀元墓。

康神墓 嗶字闕之

在城東九里。仕金為翰林祭酒。

趙雄飛墓

在大李莊。墓碑見金石錄。

李全墓

王君虛作碑銘見金石錄。

閻復墓

在城東二十里。葉官屯莊。任元為翰林承旨。

王氏瑩

在城西南二十五里。舊志作王左丞墓。虞集碑。見金石錄。

皇姑墓

在城東五里 無攷

朱氏塋

在城東北 舊志作朱封翁墓 按即朱美先朱光祚諸人墓

杜氏塋

在城西半里許 明山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杜潛墓

王公墓

在城東北十二里王花園南 舊有古塚 清同治六年大雨

墓志始見 公諱敬先 字圖南 號筠齋 元承直郎 庠生

王晉運出資代為立石

胡公墓

按胡公名應徵，高唐州州判。順治三年，知州李以空城難守。

將逸去，公獨誓以死殉。李感其義，遂亦不去。公引為

己任，城雖全而公以勞瘁卒。至十一年，知州劉佑始捐

俸釀金為之營葬。過者飲泣，今其葬地固無可攷。然其

功德在人，宜與魏公并祀之。余觀其事略，置之不忍，故

表而出之。使後來者知高唐境內曾有胡公墓云。

古橋梁

阮公橋

在城東二十里，通齊河。道光二十八年，州判阮恒倡捐。

監修石橋。州人感思其德，為之立德政碑，並稱橋為阮公。

橋。碑見後金石。

節義橋

即南鎮橋亦名通濟橋。

清道光間。

知州徐宗幹倡修通濟

橋。以取石為難。夏津張里長屯節婦韓孫氏以立坊表之石

捐施助工。而橋始得成。故更名為節義橋。

金石

北齊玉佛

按民國二十年。城東北亞玉莊民掘地發現古佛像十餘尊。

有玉質者。有石質者。佛之背鑿有文曰。河清三年高唐

信女鄭氏造。後被軍人劫去。大半。今猶有存者。新錄。

唐銅佛像

按此像係大覺寺塔圮後。由塔內發現。清知州張詩鳳募修

寺塔疏引云。大覺寺古塔巋然。一峯卓爾。讀其殘碑。乃

唐時尉遲敬德將軍所建造也。云云。塔既為唐代建築物。

則佛像當為唐物。今存民衆教育館。新採

唐石匣



亦係由大覺寺塔底發現。石匣長方形，長約五尺，

尺，匣上肩蓋，蓋上刻字，已模糊不可盡識。有池州東流

縣尉盧博州高唐縣酒稅等字，今存第廿九

唐造佛像

。民國五年八區小華莊渡岩濠掘出一造像，石潔如玉，古

色斑爛，情彌陀及侍者被蝕損其半身，背面字尚可辨，係

顯慶六年，華公鄉清化里佛弟子劉成界造石，現存縣立

小華莊小學。

唐大覺寺碑，此碑即唐敬德造而俗時之碑，今佚

陳公去思碑類

。山左金石志云，唐書在高唐州治，碑文為前明知府某磨去

刻大書東昌府交界數字額題唐高唐州陳公去思碑九字尚存

接新舊唐書地理志、高唐縣屬博州、高唐之有州、疑為著

鎮備此土者妄易之、而丈夫莪歎、此額由他處錄寄、未詳

尺寸、按藩鎮傳此、亦臆度之詞、今碑額俱無、攷舊志陳

公去思碑、則明宏治年任、以疑傳疑、並存之(舊志)

宋徽宗書大觀碑現存孔廟明景泰年重立

碑額大觀聖作之碑

明景泰年重立碑額大觀聖作之碑、制曰學以善風俗明人

倫而人材所自出也今有教養之法未善善俗明倫之制殆未足

以兼天天下孔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蓋設學校置師儒所以敦孝悌孝悌興則

人倫明則風俗淳
人材成刑罰措朕成周之隆教萬

民而賓興以六德六行否則威之以不孝不悌之刑比已立法保

任孝悌嫺睦任恤忠和之士去古綿邈士非里選習尚科舉不孝

不悌有時而容故任官臨政起利犯義誅起貪污無不為者此官

非其人士不素養故也近聞僻壤轄周官之書制為法度顧之學

校明倫善俗庶幾於古諸士有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悌善內親

為睦善外親為嫺信於朋友為任仁於州里為恤知君臣之義為

忠達義利之分為和諸士有孝悌姻睦任恤忠和八行見於事獻

著於鄉里者鄰保伍以行寔申縣縣令佐審察延入縣學考驗不

虛保中州諸八行孝悌忠和為上睦姻為中任恤為下士有全

高唐古蹟之記

宋大觀六年作之碑



此碑為宋徽宗御筆
蔡京所題額在堂
石久今堂碑僅存之二

上載

李好文方圖影

高唐古蹟之記
(按公談)



即今鐘樓現為今代社公心及其是
和州漢公所建故有漢公碑云

李好文方圖影

大雲寺之蹟
 (寺雲大)



大雲寺
 今在夏
 津北境
 為清初
 道人朱
 昌林所
 修寺時
 夏唐山
 為唐州
 屬心也

大雲寺之蹟
 (塔僧寺雲大)

以上均
 國志內
 未錄其
 存此圖
 以表其
 為唐蹟
 之一

備八行保明如令不以時隨奏貢入太學免以為太學上舍司成

以下引問考驗較定不誣申尚書省取旨釋褐命官優加拔用諸

士有全備上四行或不全一行而兼中等二行為州學上舍上等

之選不全上二行而兼中等一行或不全三行而兼中二行者為

上舍中等之選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一行或兼下行者為上舍下

等之選全有中二行或有中等一行而兼下一行者為內舍之選

餘外舍之選諸士以八行中三舍之選者上舍貢入內舍在州學

半平不犯第二等罰升為上舍外舍一平不犯第三等罰升為內

舍仍依上法諸士以八行中上舍之選而被貢入太學者上等在

學半平不犯第二等罰司成以下考驗行寔聞奏依太學貢士釋

禮法中等依太學中等法待試下等依太學下等法諸士以八行	中選在州縣若太學皆免試補為諸生之首選充職事及齊長論	諸士以八行考士為上舍上等其家依官戶法中下等免為下支	積折變借借身丁兩舍免支移身丁諸謀反謀叛謀大逆子孫免	及大不恭誣誣宗廟指斥乘輿為不忠之刑惡逆誣罵告言祖父	母父母別籍異財供養有缺居喪作樂自娶釋服匿喪為不孝之	刑不養其兄不友其弟姊妹 ^禮 相犯罪杖為不悌之刑殺人略	人放火強姦強盜若竊盜杖及不道為不和之刑謀殺及賣略總	庶以上親毆告大 ^傷 以上尊長小功尊 ^傷 若內亂為不睦之刑誣	罵告言外祖父母與外姻有服親同母異父親若妻之尊屬相犯
---------------------------	---------------------------	---------------------------	---------------------------	---------------------------	---------------------------	---------------------------------------	---------------------------	---	---------------------------

至徒違例為婚停妻娶妻若無罪出妻為不納之刑毆受業師犯	同業友至徒應相諱而輒告言為不任之刑詐欺取財罪杖吉囑	考解保伍有所規求避免或告事不干己為不恤之刑諸犯八刑	縣令佐州知通以其事日書于籍報學應有入學按籍檢會施行	諸士有犯不忠不孝不悌不和終身不齒不得入學不睦十年不	相八年不任五年不恤三年能改過自新不犯罪而有二行之寔	考解保伍中縣縣令佐審察聽入學在學一年又不犯第三等罪	聽齒於諸生之列 大觀元年九月十八日資政殿學士兼侍讀	臣鄭居中奏乞御筆八行詔旨摹刻于石立之學宮次及太學碑	龜天下所邑 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奉御筆賜臣禮部尚書兼侍講
---------------------------	---------------------------	---------------------------	---------------------------	---------------------------	---------------------------	---------------------------	---------------------------	---------------------------	----------------------------

久中令以所賜刻石通直郎書學博士臣李時雍奉勅摹寫承議

郎尚書禮部員外郎雲騎尉臣葛勝仲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

雲騎尉臣韋壽隆承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學制局同編修官武

騎尉隴西縣開國_南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圖南朝請郎

試禮部尚書兼侍講寔錄修撰飛騎尉南陽縣開國_南食邑三百

戶賜紫金魚袋臣鄭久中太僕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

國魏國公復邑一萬一千二百戶復寔封三十八百戶臣蔡京_題

額神文缺字檢金石志補

附神_陰王宗賢撰重立記云高唐學舊有宋大觀八行碑刻石

之意蓋欲學者修行而善俗也應年既久_跌石湮沒規制弗度

者惜焉太守康侯暨諸寮議欲起之者數矣曾豫章熊公考在

自禮科給事來判州事函命工發之顧其跌石陋損裂不堪勝

負將圖新之適聞西郊有巨石龜跌久埋草莽間易置於茲定稱

太守而下欣然捐俸資購得之然後規制始完雄偉視昔有加矣

憶八行碑之在學宮與龜跌之在荒野今不知幾年矣至是萃

於一所俾碑制完美而龜跌不終棄於無用之地是雖物數有定

蓋以待其人而後成歟宗賢叨職典郡教重諸公作新之雅意感

事物成就之不偶因述龜末誌諸碑陰庶幾覽者有所考焉景泰

元年夏六月十二日高唐州知州康泰同知高寧判官許珪熊文

吏目諸儒亮儒學學正王宗賢訓導胡增蔡璵

宋熙寧三殿廟碑 今佚

宋熙寧東嶽廟碑 今佚

以上二碑 見闕復重修廟碑銘 舊志

杉溝碑觀大

金大定東嶽廟 今佚

金大定任詞題名 今佚

以上二碑 詳闕復廟碑 舊志

金玉若虛撰李公墓碑 舊志列碑端 郡志列墟墓 其文如下

若虛有心契曰李君諱公字仲和博州高唐人孝于親順長長

仁于僕妾侍友朋尤推誠尚氣節確乎可託以死也然性介少諧

和素不為樂由所重輕行直視傍不覩大山輕薄子戲侮後而

不知覺人以為廢而夫面目嚴冷疏于禮貌箕踞袒洗不能一作
 謹媚狀向人人復以為傲而怒志大論高以匹夫震天下每欲危
 言叫囂圍以取時名而不計其利害人又以為狂而哀然仲和俱
 不屑也毒明嘗問予以從師客縣中閉門索居不妄應接而思與跌
 宕不羈之士游既得仲和語合意豁然大通通擇為安形交久之益親
 一日不見相覓如亡仲和好古文而尤喜論詩譏彈求邀賞中其美
 疵睥睨說儕流鮮能滿其意者始以詞賦干有司累不合既易經學
 遂克取高捷驚人尋復齟齬然志愈厲氣不少衰謂當貴終可致
 後去家游京師編謁一時鉅公顯人間報之以所業冀幸感動借
 聲勢因有所諮卒不售也予與仲和別十年聞人益多觀交態益

熟而思仲和益深。曰在雕窗嘗得其手書并雜著盈卷覽之太息
 慨然有懷以為昔人相憶或千里命駕乘垣去齊西非甚遠平居
 多暇獨不能一往徑握臂道胸臆何耶秩滿東還還當必遂此心若
 復不獲茲則有數歸及相台或告仲和卒矣且曰渠比復事浮屠

學參究孜孜自以為有得既又習辟穀法因不食死仍說偈言以

辭世云嗚呼仲和素嗜雜學聞輒欣慕予嘗力排之能折其口而

不能奪其心也其竟以是終乎魏仲和見遇之厚而無以報悽

其有志而卒窮不偶恨其思之十年欲以復見而弗果乃書其行

已之概而為之銘將寄其家俾刻諸其墓以寫吾心以傳諸後世

以慰仲和之靈焉仲和無子取其兄子為後春秋若干卒於某年

某月日而葬以某月日銘曰維世之交其道以市權奔利合否焉
則止面而不心焉焉皆是而不其然如吾李子不幸短命死矣

金元好問順安縣令趙公墓碑

(郡志) 列城墓
(舊志) 列碑碣

公諱雄飛字真卿姓趙氏世為博之高唐人曾大父某大父樞皆

潛德不耀鄉里以善人稱之父忠信資稟通悟善接近儒士及公

生處其風骨有起家之望正隆末寇盜竄起公方在襁褓舉家藏

匿林莽間懼為盜所迹祝兒無啼啼則累我竟以不啼免難宗黨

異焉童叟入學記誦出他兒上稍從鄉先生受賦年未三十四赴

殿廷權承安二年乙科釋褐長垣主簿縣瀕大河時新被水害廬

舍漂沒城壁頽圯公日以救災為事公廨已毀僑居編民家上漏

下濕若不可一日居者公泰然安之而不以煩民也初水壞廟學
 先聖十哲塑像遷開封縣之青岡安集稍定首建新學躬率吏民
 迎奉以歸其審于先後緩急類如此縣民佃鎮防軍田既_按畝墾有
 未嘗投種者警卒恃勢徵租不少貧民無所於訴任其凌轢有奪
 之牛者公捕擊之白按察司嚴督主兵者視寔種田如干收入幾
 何輸之詎租者不得逞佃戶以安流散來歸者十倍其初士子即
 廟學植碑頌之再任南樂稱適令關公攝縣務南樂劇邑民頑事
 殺競為難理_署罷事之初有惡子號舍五十者以公書生易之詣縣
 廷_自年_日陳云民以受杖自_按祥敢以_款公論之曰國法有加罪者汝無
 罪杖之何名惡子又謂公為懦也乃公為橫恣無所顧_忌不數日

以故段被訟公概之市三日切責之科決無所增而其受痛至移

辱之久惡子慚恨自歛造絳更境內兇狡無復犯者躬教諸子學

不聽外出每患經史不備妨於指受或言文士李夏卿家文籍甚

富假借用之宜無不從公曰夏卿藏書我詎不知然渠家閭縣首

戶予雖曾同場屋今鄙民矣與之交通可乎是後邑子有來請蓋

者亦謝遣之識者以為口治官有業興農功無異農夫嗟申曝背

寒耕熱耘知有盡地利而已終不以逢年為幸也惟其治田不鹵

莽故田亦不鹵莽報之公蚤有時譽聞老師宿學論義為多纒注

二縣仕之初選乃能以任重道遠自若力若將死而後已者其宏毅

為可見之矣卒之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藹然有良吏之風猶之飛

農其不以造年為幸者歟扶滿邊懿州順安令挈家北赴過廣寧

愛其山水清美且去辰時尚早也姑留寓焉不幸遇疾以泰和四

年十二月之八日春秋四時有七終於寓舍積官至某郎娶解氏

習於儒素之訓待二女姪思過所生撫孤者以為難能後公二年卒

子男四人長曰安上初應進士舉晚乃學道次安長早卒次安石

次安書貞貞裕二年詞賦進士無愧愧先達而能謙嘿自將

正大中台省交荐拜監察御史時論以剛柔適中歸之北渡後被

召授叅議京兆宣撫使司事改佐河平軍儲次安國以廢補監

陽稅司卒女三人長適馮陵醋務監馮鵬舉次未及笄而夫孫男

四人曰通給通早卒安世既通貴得贈公中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

開國伯夫人天水郡太君初唐寧受兵上等崎嶇百死中扶護東
 運蕃葬於縣北大李莊之某原是後伯仲李偕歿獨安世流寓河

南汴梁既下猶復旅食異縣蓋四十年始用今年七月日改卜舉

公洎夫人之柩祔于先塋之次禮也安世既襄事訪某於鎮陽涕

泗百拜請曰先大人之葬棺椁衣衾不能無悔顧已無及矣今墓

已樹木寂無旌紀其何以贖有而不彰之罪乎高聘君哀安世不

既天銘誌石矣聞之諸公謂吾子紀述國來公鄉賢大夫言行以傳

不朽不勝區區之情敢以墓碑為託某再拜曰固所願也乃為之

銘曰愛質堅白無磷緇持心權衡平設施古難其人公如斯行可

士雅政吏師爾未一試遽奪之彼器臺老誰所資碑石有銘無媿

詞網羅放失會有時幽_道發越今神匪私尤楊通碑

元楊通碑

舊志作楊莊碑。碑無干號。只以干支紀歲。係何時代。

舊志未及詳攷。現原碑猶存。文字_會可_辨。以其字多訛誤。

節竄之為楊通傳。並攷定其年月。原文不復備載。詳義

范楊通傳碑末云歲次癸巳二月御貢進高_鼎竊撰並書丹。校

癸巳為宋理宗紹定六年。金天興二年。蒙古太宗五年。是

時金尚未亡。金於次年始亡。蒙古尚未建號。而本縣地已非

金有。作者於此。有隱痛焉。原碑文雖俗。而字頗清健。

无加封孔子制碑

大德十一年，闡復具草，奏可，錫命頒行。至大三年，勒石

廟堂，闡復記其事。明宏治平，知州王章重立，學政徐鐸

有跋，並附。

制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

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

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如號大成，至

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

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各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

聖元大德十一年七月十九日

附記云：大德丁未，叔近臣傳旨，議加至聖文宣王封號，臣復承

有跋，並附。

王翰林獲興其議竊謂自古稱夫子者多矣而莫如孟子孟子曰

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

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

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蓋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

事猶作樂者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宜加號大成至聖文宣

王奏可璽書錫命臣復職當具草草既已顯示天下矣通者江南

浙西道集肅政廉訪司事吳舉虞言袋封先聖定當今盛典若不

騰芳琬瑛島以昭示冊極於是省令撤下諸如勒石廟學意自木

鐸聲訖十八百年有國家者追崇聖號非一至唐先宗始進為文

宣王宋真宗復加至聖二字是皆議出一時短極錄美之稱孰若

我朝取孟子之言為準以聖譽聖之深切著明也凡在郡邑長吏

祇若朝廷尊師重道之意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忠使信以興化

美俗為務顧不難歟至大三年庚戌夏六月丁未朔翰林學士

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選授平章政事致仕臣闕復謹

述奉訓大夫前彰德路總管府判官臣康壁書武德將軍高唐州

達魯花折兼諸軍奧魯勸農事臣幹幹朵忽都奉議大夫高唐州知州

兼諸軍奧魯勸農事臣王鐸修武校尉高唐州判官劉源進義副

尉高唐縣達魯花赤兼諸軍奧魯勸農事臣口口都承事郎高唐

縣尹兼諸折奧魯勸農事臣戴惟中進義校尉高唐縣主簿臣趙詢馬

唐縣尉臣王浦高唐州教授臣崔若玉等立明口殿口九年季春吉

日賜進文林郎陝西道監察御史郡人劉魁重書

附政云元翰林學士文康公闕先生復草加封孔子制係嘗

誦歎其為古今絕唱之文每景仰先生於百八十餘載之上第未

著為某邦人物也適承之來掌高唐教事謁鄉祠觀先生遺像始

知先生出於高唐而疇昔之所景仰者一旦親挹其餘光心竊喜

之遂編闕學宮之碑一碑摧折仆地土瘞其半俯視之乃加封孔

子制碑也余又有不憚然者慨然欲圖新之而力莫能及乃具疏

謀於郡先達御史劉公魁白其事於郡太守王公章得義民田雜

等捐贊以倡於先於是州之士民好義者翕然趨助俾數十載已

壞之事不數月而復完觀其體刻又大過前顧不覺嗚呼先

生為高唐第一等人物此則是古今第一等文章又刻於第一等

碑石豈不垂之悠久乎雖然先生之文載之史冊播之天下傳之

後世固不借重於是碑而後顯然文章先哲亦後學之心此碑之

所以後立也。明宏治九年歲次乙辰夏四月上浣吉日重立樂平

徐鐸謹識緝陽段緝謹勅書進士高唐州知州王章同知林謙判

官馬誥學正徐鐸訓導段緝楊樓沈翰驛丞彭朝吏目張鑑許盛

以下題名候缺

元晉城廟學碑

今佚圖復撰文見建置義塾

元重修漢中大夫東方公廟碑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闢復撰文舊志列藝文今附于後石存孔廟

其文云風德既衰鴻飛冥漢夷齊高蹈園綺長往嚴隱者之所慕

也而有風霜矯性之悲卷口口口口口聞道韓康醫藥君平卜肆

市隱者之所好也而有梁丘闕闕之巧吏役之卑不晦不明非狂

非聖全身避世於金馬門宮殿中俸幾漢大中大夫東方公其人

也公負出倫之材自以不逢三代之隆卷舒隨俗從容大隱猶分

其龜螭蔚翹其豹變滑稽雄辯忠言謹論顧雖時見一班人皆莫

測其蘊是時朝野英材接武有若仲舒之博汲黯之直司馬遷相

如之文嚴助未夏臣吳舒壽王之辯數者之能公建康之故善議

而不為虛自汚而不為狂變騷而不為忤至於汲黯自逐馬遷遭

刑仲舒下獄嚴助未買臣之願成被責戮公獨以明哲保身得聖
 之和其往史將柳下惠之徒數生為名鄉段為明神禱尔八極旦
 暮千載是理無可疑者高唐在漢為平原屬邑尸而祝之社而饗
 之不特良壘之民升庚祭樹也廟在城東北十里而遠在明昌間
 顯廟在焉千既久廟貌圯壞不敵風雨故武署將軍高唐尉劉侯
 義泊其子侍衛軍千戶傑其孫儀遠大將軍侍衛軍副都指揮使
 繼英相舉此鄉之人典舉廢壘凡三世矣堂殿門廡園亭樹地蓄
 其精所以攝虞委靈者喜備墾田八十畝以為萊畝之奉至元
 丙戌秋繼英馳書京師錄記營繕之蹟費石千讀遺困漢史感公
 平生出處大畧不繫掩卷太息乃為假道校祭仍作歌以祀祭其

詞曰公來蒼龍兮出東方冠飛霞兮佩流光芙蓉為福兮薜荔裳
夕珥節于瑤池兮朝發初平扶桑構蟠桃以療饑兮履王母之瑤
觴一朝麟降兮朝未央金門大德兮聊以徜徉伯夷為隘兮接輿
為狂公之去兮白雲鄉渺予思兮遺像一堂蘭菲菲兮菊芳瓊為
廉兮桂為榮福我天兮壽而康驅疫癘兮螟蝗俾予歲兮穰穰民
拜公祀兮百世不忘（舊志典碑刻均有殘缺互證校補）碑存
孔廟

元重修廟學碑

碑共三，其一為世祖至元二十四年翰林學士大中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闕復樸，正奉大夫前參加知政事樞密副使高樸

書一並題額。武略將軍高唐州達魯花赤兼本州諸軍奧魯勅

農事幹采忽都。宣武將軍高唐州知州兼本州諸軍奧魯勅

農事幹德新，承務郎同知高唐事阿八赤教武校尉。高唐州

判官姚里囊加大，高唐府目錄保，司吏王鼎，至元二十四

年秋七月望日建。其二為世祖元世祖三十一年前翰林院侍

讀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李謙祺，並書額，忠

武校尉同知高唐州事兼管本州諸軍事奧魯勅農事李茂，從

仕郎高唐州判官兼管本州軍事奧魯劉良錫，高唐州儒學教

授贈文孫。高唐州都目趙元凱，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夏

八月朔日建。其三為順帝至元五年，特授奎章閣承制學士

李洞撰一並篆額。奎章閣藝林章提点奉旨授經師必中蓮而

書。□州儒學正康勇寫上石安遠縣儒學教諭程公望暨鄉士

苗惠晦並後。至元戊寅秋九月重陽日立。按舊志以至

元戊寅為至元十五年非是。係戊寅。舊志誤將順帝至元

認為世祖至元也。此碑係為隸書。文具見建置孔廟欄。

武德將軍幹柔忽都政蹟碑

武德將軍有傳見政蹟此碑為知者孫禮李義等龔為儒學教授

翟若玉具事狀致仕翰林學士闕後撰其文曰。高唐齊右上游

襟帶瀛博為燕南名郡聖元開創之初封建宗室皇曾祖姑齊國

大長公主駙馬高唐武毅王有佐命之勳裂高唐夏津武城三縣

為湯沐邑迄今為皇甥漸馬都尉趙王分地國朝之制宗室諸王
 得承制署官監治封域號達魯花赤武德將軍幹朵忽都自乃祖
 乃父來淮茲郡有德政于民凡三世矣予壯歲游宦南北是時君
 年尚幼襲爵之後予在翰林凡輶傳往來燕南語賢監郡者幸以
 及君郡之守令秋雖滿謁選至京師稱之賢如出一口迨予致仕言
 運君以鄉長者事予禮文甚至君系出朔方右族讀書通大義體
 貌謙泰尊賢容眾雖位居牧守之上年長于已則必待以兄禮應
 官庶人律已嚴嚴御象寬寬士民愈加敬愛一日郡之耆艾孫居
 禮李義等稱焉君巖石嶺美精文學操履若玉所述事狀謁文於
 予予謂武德之賢行路之人皆知之碑之藁口久矣奚俟予言贊

然視水有術必視其濶視政有方必視其通予去鄉餘三紀通至

其境田野開闢桑麻交蔭見其留意農事激勸惰特情力播務本者

衆矣遇其市則商旅斷集列肆相望夏屋渠渠見民居較昔富且

庶矣入其庭則無鞞朴之器器之煩囹圄屢空見吏民嚮化盜

賊屏跡矣瞻仰郡學禮殿廊廡宏敞壯麗有加於前講授有堂鄉

賢有祠儲書有所邊豆簋籩禮器咸備差及郊遂百家之聚皆立

廟庠絃歌之風所被者廣矣至於嚴公廟以聳民望新驛傳以安

使紹祀三皇以勉醫學置義財以救喪葬無所歸者仁民之事靡

不具舉前後所閱守令至十餘輩君總持大綱倚以事功居無媚

嫉而行無擊肘俾各盡其才分至所至可謂樂取諸人以為善得

監治允體矣史叙循吏所謂寬厚簡靜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庶幾
 德讓君子之風風於君見之迺酌典人之誦著於編觀風謠者尚
 有采焉其詩曰一郡之政責在於守畫境制行監郡居右郡符予
 握郡寄予授或肆顯轍爾可與否守也雖才符無措手惟武德君
 朔方華胄世爵相承紆未結綬福我郡人功崇德懋敢睦僚屬義
 同交友假以事權罔或掣肘布宣皇澤賑卹災咎我行其野農熙
 於我靡田不桑無地不耨我過其市商賈輻輳繭絲之我交相易
 質乃觀郡庭無事紛紜民樂公輸怯於私闕固圉屢空威攝攘寇
 乃瞻廟學每碧戶繪規制之崇有加於舊禮器範全攝尊像尙明
 備有堂師席訓誘配享有祠先儒領袖四及郊遂孔堂畢構化被

絃歌民習俎豆新驛皇皇庖傳庫廡遷置近郊以使馳驟廟祀義
 麓軒岐配侑勉勵醫學以極疫疾置義什田近貧無所歸
 民喪甫救若守若若令才多異茂凡此治功樂為予就境用請寧民
 用安富豪猾欲跡風俗歸厚鄙人美君得勒瓊玖惟君令名播之
 象口作為歌咏庸視永久

元重修東嶽廟碑

即三殿廟碑通議大夫江西浙西道肅政廉訪使闕復樞將仕佐

郎衛輝路儒學教授益松文書前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司

修國史李顯額進義副尉前武城縣主簿李斌霍慶霍山柳壽

高玉劉奎孟元馬成王祇等建古口張鯨刊明嘉靖元年十一月

重立口口發心文見建置東嶽廟●中書去忠碑

吉士安去思碑

士安有傳見政績此碑為尚後撰文一碑佚

高萬唐知州吉君仁甫受化後州之耆老吏民將植碑郡庭以著

遺愛請於監郡武德君君聞之忻然鑿石茲久以郡邑事煩而不

暇舉今知州王奉儀赫戶戴承事到任之春月武德君洎縣長進

義君語及其事成謂吉君惠愛在民民之情不可拂也君之善不

可泯也相與謁文於予予詢諸耆老曰古之所謂長吏必有異政

若劉瓛宋均之虎暴去境王阜令狐燕白鳥甘露之瑞見于史傳

今吉君為政寧有是乎曰無有也又問古之所謂良吏者必廣耳

目以示明察使民畏服若黃霸之亭烏權肉趙張三王鈞距之利

發奸擒伏如神吉君為政寧有是乎曰無有也然則君之為政若
 何曰君之律已也廉處事也平遇下也寬而有制以為治道在安
 靜克謹者民素鮮之戒病民之事力務去之即當南北之衝江浙
 物貨歲走京師隆冬河結課民輦運跨越德州陵州之境直抵河
 間往返八百餘里人牛凍餒於道君下車之日講求民瘼首及於
 此即以逸勞不均言之省府符下德之平原協力三之一近至陵
 州而代大德士寅歲荒民饑至割榆膚而食君具以其狀聞於朝
 朝俸實者七萬五千緡以賑之均散貧民獲免流移之患齊石菡
 然沃壤視他郡為最君謂歲入豐儉係人之力勤惰勸課弗嚴長
 吏之責也乃遵農桑要旨勸民耕耨懇切至到良農之訓誨子弟

不雪過焉君才優治樂劇取諸人以為善州之驛舍舊居解署之

側路經劇蘭老推過跡以避馳傳會縣尹趙君諸事改作就令相

地東城警署前隙地得錢萬緡創構新驛堂廡庖庫大小數十楹

工用材力一切不煩於民規模壯麗甲於他郡律度量衡治天下

之光務君以民間所用輕重大小不同吏得以高下其手於是命

工製造一遵省部定式為使吾境素號禮義之郡澹軒先生康公

及其先主國公桑梓在焉郡之學者露馬膏馥為多君捐俸貨倡

年士民為二先生立祠配享廟庠使郡人有所矜式每至朔望年

吏胥入學聽教官講讀律令以啟迪其良心冬夜為置講席至春

首始罷躬親庶務弗以為勞至其賦歛有程無也呼犬吠之警虛

無留饋庫下不得黃緣以為奸前積年所未決者一旦剖析人情
 靡不悅服若此之類吾屢受賜者非一予聞耆老之言詳君政蹟
 蓋職分之所當然初無過高難行之事何致吾民眷眷如是哉豈
 非仁信篤誠有足感於人心不求譽而譽自至予既美君能盡職
 分之所當然而致吾民去後之思又嘉武德君監治有體以成同
 列之名而流芳琬琰奉儀君相舉郡邑僚屬共為贊成之其視人
 之有技媚嫉以惡之者賢不肖何如也故樂為之書昔蘧伯玉耻
 獨為君子凡居是任者上體聖朝勤恤民隱之意下有賢監即得
 展其才而無掣肘之虞勉而治効盡職分之所當然則人皆可以

碧石他山之石可勝

既

或居東陽人名士安仁甫其字也今

居東陽人名士安仁甫其字也今

居東陽人名士安仁甫其字也今

居東陽人名士安仁甫其字也今

居東陽人名士安仁甫其字也今

居東陽人名士安仁甫其字也今

朝位至華顯

初建熱門碑

中憲大夫秘書監致仕^少壁撰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

修國史劉養書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前中書左丞太子詹事加

授太子賓客計貫策^頌_頌^頌_頌其文云日月不盛大星辰不衆

多無以昭天之明山岳不磅礴江海不潢瀉無以彰地之載譙樓

不傳麗制度不恢廓無以表郡之崇天明不昭曩度何所仰也地

厚不載萬物何所附也州治弗嚴官屬何所^特也况高唐齊右禮

義之鄉公主趙王湯沐之邑歲甲子改元夏四月太守張侯可道

以最^才才選自^漢漢調是^郡郡下車日首興學養士為心公^退退^奉奉^僚僚^胥胥

史諱習明倫力行義理雖感暑祁寒以身先之日晡應分未嘗少

輟葺廟學尊賞音成雅樂春誦夏絃自茲而始思有以文思振起

之一日即彥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謙甫孫公中奉讓臣李公中奉

僕亦預焉興州之士合辭請於侯曰公到官未幾政通人和百廢

皆興惟黜門久矣庠陋弗克稱之於今前政因循不暇舊址續

過者太息不堪其憂非非公宏毅而誰為歎侯踈然動于中曰視之

若易忍獨為難微官共舉佐助何異築室于道同寅協恭與侯

之志素若合符乃謀于監郡承務公度創口口口朝于斯夕于斯

董事注意購材得大木工師喜龜筮協從細桶大系構櫨格稅之

別侯之曠指一一中其矩絕墨初陳鑿枓相合土木之工無算陶

覽之費有差層臺霞映傑閣雲齊棟宇聲飛樓山立工不吉勞

財非歛取經之營之輪馬奩馬木半歲不成望之以丹楸繪之以

松文何作小樓對峙於前匪惟定鼓角漏刻以節所昏抑以貯公

幣幣民賦以謹出納所謂聳具瞻明號令司寤以警嚴也凡首冠足

履田夫市子共仰宏模一新壯觀贊經始之勤助落成之喜公堂

無事農畝有秋閨闈比櫛貨賄交通聽康衢之興頌蹟歎蹟歎侯

居官廉恪勤厥職夙夜匪懈得一惠旦起而行之民除一弊若提

水而撲火常以古靈陳先生為仙居令之教教人昔之無賴者今

歛手揚息歎咎不試鄉社絕胥吏之擾蓋以德化民者也竊原古

之循吏杜詩之於南陽課農桑以養民文翁之於蜀興教化以厚

民范曄為戶口最倪寬為利最如黃霸為丞相不若為郡之善
公綽為大夫不及為老則優善曰居上克明人不求備也官不必
備惟其人別能否者有三公勤廉幹利國惠民者為上幹勤而無
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為次畏懦而貪慢公不治者為下考課之
法榮今昔之所同也侯之官遼陽牧海寧守繁浦以廉能五事為
最上闡揆之前代循吏廉備若侯者亦不多見彼有不以義強者
不翼而飛不爪牙而攫噬智者無其巧諛者騁其捷其或等伍終
不一朝足也欲衍之得手視其監郡僚佐好賢樂善豈可同乎而
語論字民之道尤當誠篤知之不為難守之為難守之不為難行
之為難行之不為難久之為難夫知之守之行久之不為難篤

之為難知之不為不能守也守之不為不能行也行之不為不能

久也久之不為不能終也守之以誠而持之以篤勉稱勉極以侯

之出處從容黜位黜散大猷慰蒼生霖雨之望豈為量幾登斯復

也風日佳時坐懷舒暢監郡揚僚友同吾之樂殊不知太守之樂

其樂也臨高縱目道遙相羊惟意所適其樂無窮者耶祝斯復也

等日月天壤之昭明山岳江海之永久口之來者知其本末此邦

之為愛侯以德履予為文刊之石以紀其行寔壁謝不敏則益

堅庸淺之辭何足以啓告衆人庶不負作新之美意以同志相

與警勸之義也於是乎書泰定二年歲次乙丑夏五望日記六月

己卯朔上吉宣慰使孫居仁李虛恭首倡衆

立

元延祐五年施田碑

高唐州儒學教授喬懷忠記
即人問副慶書并並篆額

其銘云

聖天子臨御之四方初應覽大政思振宏綱即首以典起斯文為務

於是除具列聖以來崇儒重道養士育才之典丁寧申復後惟恐有

司奉行茲後獻意之盛蓋欲廣成天下之才布之庶位期以移風

易俗而益隆太平之業規模極宏遠矣由是四方風動非惟巖穴

單茅窮經學古之士知所奮厲而感化慕義責無與己者亦思起

而佐之蓋上有所好下必從焉理固然也承事即管領冀寧路打

捕鷹房諸色人匠總管王侯仲高唐屬邑夏津人也家素饒財而

濟貧樂施之譽聞乎中里延祐五年即高唐近郊以幣贖田二

百畝施為其州儒學之常產又即夏津武城之境各市田百畝付

之二縣之學具契券詣學宮補授其事州鹽戶佐俸而下暨

鹽州

官

屬

屢遷赴咸賀侯揖而進曰仲承祖考居室之善苟至完美又身

荷國恩授以位

秩

秩常思補報萬分之一而其道無從幸值國家益

振儒風興學取士願吾鄉邑廟學雖究而康餽素願願以是資

供德費庶區區涓埃之一願也於是聞者翕然嘆美既舉觴相屬

議文石以示悠久且相與授簡於予辭弗能得乃推其意而叙之

曰凡我國家之所以崇吾儒教厚吾士子委備周悉慮無不至然

平時每聞興學制下常所誦及而仰成者職固有在而責亦有歸

自王侯親之詢素所未及責亦非在己乃能毅然捐己所有體國

効忠思贊巍巍之化彼詢所常及職所當盡者誠能因是反躬為

思則是石屹然門屏之間目擊心存得為其身無窮之規非特為

記由一用而已也予猥以淺學方玷教於責之臣其尤弗稱而負

愧者故贅言反復蔓而及此冀凡同被論而分有干乎其間者咸

知所警亦庶幾苗報之一道也侯字威卿仲乃其名其為心誠款

實實樂易人也平生為善有弗聞聞則行之惟恐弗逮武城故治

舊有台名弦歌世傳丹陽言公子將軍邑所也台巔有廟歲久幾

圯好事者一言及之侯輒規度撤而改作今為之方有次其詳後

嘗別叙于廟記云是歲戊午秋七月

元統二年琅邪公王氏先德碑虞撰郡志列家墓舊志列碑

元統元年十月二十八日中書右丞相伯顏等言於上曰中書左

聖王懋德蒙恩褒贈其三代久矣謹具石表先塋以修皇上之恩
 漸以刻文屬諸國史虞集制曰可臣集授命按王氏系出琅邪自

宋初占籍高唐金人入中原有為宋將以其軍南渡而族人留居

馬國初里中八九十歲老人能言王氏數有衣紫每金魚者歲時

上塚必為王氏子孫言之而譜牒軼於肆字爵謚不復聞有諱善

者勤儉自保不忘於學典人居恂恂然足跡未常至公府平居寡

疾性不餽藥目能視遠至耄不衰生逢亂離鄉里親戚多不免於

難每誦佛書以致其悲思至元十年卒年八十二歲夫人周氏生

二子曰玉先卒曰進敏以孝弟聞年二十九歿今贈嘉議大夫兵

部尚書上毅車都尉進封琅邪郡侯夫人薛氏進封琅邪夫人子

男四人曰松字景福者參政公也是時方用兵江南大發民為兵

公之祖若父既歿薛夫人寡居公纔十有七諸弟更幼於是寺公

其母曰自先世祖有田業視其籍不能能已於行與其私胥吏以

幸免將不勝其誅求奮勇行男子之事也安知其不可立功成名

乎夫人句以兒為憂也薛夫人啼泣而遣之遂行從攻襄陽二年

克其城軍中以公善書計推擇為吏軍帥總兵守通州立安口司

兼治軍府之事州民新附未蠲於國制多犯禁者公為教勸而調

護之其民遠罪而心服遂以無事坐曹終日觀古人之書以自勵

以原能聞淮東宣慰司辟為榷帛果從事鎮江總管府遷丹陽左

史今制郡縣及五品以上官府行者為調平勞吏一人為之僚領

案牘之曾位在御史之亞於事無所不得與聞公任是職歷杭之
 監司取浦之市舶饒之餘干常之總府昇之滬陽所至有能聲其
 在丹陽表閭巷以正民俗治亭驛以待遇客民不知勞行者求故
 宋公田而增其租以力爭之民懷其惠以為前後來佐縣無如公
 者或值貧虐者至相與新之曰此吾王君耶在杭州監司無所敢
 人家甚貧長官念之出公幣羨餘使貸得子錢以自養公拜之其
 官錢法竇或以是取罪獨公介然無所顧人服其先見在餘于民
 有病人衣而偶傷人者吏當之死公曰良民也迫于饑寒耳盜已
 非其意豈有傷心之情乎決而遣之常州兵後民間事多草創
 公不以矯評立名不以因循廢事簿書期會之間民有所不使法

有所未安或委曲必期於中禮乃已在官未嘗妄施鞭扑有小過
 教之使改不幸罹法不可免則哀矜以道之苟可減則減可緩則
 緩是以得公為佐者上無刑下無廢人也移調滎陽卒于位民亦
 至今猶思之今贈中奉大夫河南河北等處行中書銜參知政事
 莖軍追奉琅郡公娶同里吳氏先公二年卒追封琅郡夫人子
 曰懋德今中書左丞也娶下邳張氏封琅郡夫人孫男克修秘
 書監著作郎曾孫男二人繼勝老老王氏之塋在高唐之西游家
 里懋德嘗謂臣曰昔先君以早從軍不得肆意于學問及仕吳越
 間故宋學士大人縉紳先生多有存者公事之暇得以考德問業
 焉自六經諸史莫不編讀久而益精時與客論治亂成績首尾歷

恩得其情致如身親見之宿學先主自以為不及事上官必本於

誠待下必主於恕故雖以小官終其身藹然有譽於當時而流澤

於子孫非偶然也懋德始就外傳傳其課業甚嚴旦暮歸省每侍

立通時不敢退自經義時務處已待人之德法貧廉義利之辨引授

譬喻使之通習未嘗稍假以顏色或曰君一子宜稍寬之公曰有

子不教我之罪也是以懋德粗守禮律官學以至於今不至廢墜

以偏朝廷用人之明則皆先君之教也吳夫人相先君能儉約以

成其廉使無重味衣具澆濯手無金寶之飾身無綺繡之華侍妾

御覽而有禮視庶子不異於己出終身不見怒詈而家自肅如也

及懋德得厚祿丈人且高足以為養而夫人猶曰親紉緝懋德

華子婦乘間言曰夫人可稍自逸乎夫人正色曰衣服之供婦人

之職也汝敢有其厚祿乎自是家人以深懼惴然不敢稍懈怠而

懋德自守以成先人之志不刻治生而以求贏贏而妻子安之者毋

夫人之教也先君歿時庶弟懋昭懋功懋教長者纔十五餘則甚

幼懋德以先人之教教之今幸皆以儒試吏粗有成立而克修亦

不敢令廢於學也臣聞其言而感焉以為懋德蒙上之遇身感顯

要其本有所自立哉懋德由憲府御史臺中書掾陳尸新主事拜南

行臺監察御史向臺御史都省左司都事御史臺都事恩河南燕

南馬廉坊司副使天恩初召彥中政院拜左司郎中陞參議明年

立詹事院改詹事參議未幾復彥中書俄拜治書侍御史謫吉歸

高唐召還以疾未愈辭又拜太禧宗禮副使又辭上使近臣為書
 諭之來又辭久之遷淮西廉訪使遷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召拜資
 善大夫御史中丞尋拜中書右丞在行臺時言海北徭民之亂蓋
 有司多攝官無愛民之意所致也窮之以兵不若喻之以理憲司
 如其言兵不用而叛者服居者安又言貪暴吏不得志於良民入
 其罪而擅結其門非與人為善之意必請於朝而後可從之在河
 南言臺官為權臣劄刺沙所羅織下獄賈胡積年獻寶以問朝廷
 必空國賦以與之官吏以賊敗者既伏其罪又欲誣而改之皆非
 祖宗立風憲之意當是時無敢言者此章上中外肅然在燕南時
 大名廣平鐵有司請侵地計口則賈憲判其書曰非_三視司仁之

意也為請於朝得鈔十萬粟二萬五千計口生活者二十萬餘舊

制罪囚因盤詰而自首或以所得贓還王者得減罪免刑而用刑

者不知用則為之中請使人得還善馬在淮西取郡縣囚擊親錄繫

之則寔其贖必得其情而後已是以誑誤得釋者實一坐法免得

減死者數十人民以為神明去淮西之自民相持泣不聽去蓋其

明恕平反者甚眾類如此在省臺每入殿中奏事獻贊黜陟皆係獻替

國體人才之大者教對詳明辭氣應款先帝每顧視之曰王侍御

識治體有君子之風佩廟違史器也屬意甚厚又嘗侍祠南郊見

懋德以侍御史冠佩裳衣編助者助更官在天子後王立長身肅然以

溫侍從者感嘆以為有德之器也詩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器豈自

外至者或自其家之氣味所養者厚矣嘗為若德符聖記以為今
 所得者困於昔矣今其家父子守先德不敢廢聖則今將為感而
 後復德之其所以國用者詎可量哉故為之銘詩曰高唐之雄
 耶來居思教百年桑粉翳如戴白之老習母具素結綬擁我文
 有武陵高谷深物以代遺孰微而興孰強而塞君子有家世保令
 德我當我需希幸於獲昔生亂離鄉邦弗友我獨允誠卒歲以培
 乃生尚書平不及秩羣期在堂寡幼在室天誘琅耶俾奮以興荷
 之前驅雙城以升乃治軍書佐於幕府強恕而行莫予敢侮新造
 之邦信不識榮在宥以教我翼我漢積譽以連屢佐列城贊之以
 寬民用不整位職不充盛德則有於契輝光紆鬱之久在今左承

奉其教忠非禮弗履非經弗窮侃侃在朝不徐不亟言端氣溫為

國司直先帝有言我之棟梁金玉遺音云何可忘出入踐敷王事

盤

靡盬道經先廬亦莫敢顧鬱鬱舊汗思命維新詔勒斯文以勸後

人

元重修闕廟碑

碑凡三其一為元統二年重修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碑鄉貢進

士齊王道撰王康勇書康壁篆額其二為順帝至元五年重修鄉

貢進士前遼陽路學錄李明元撰其三為至正元年重修闕王及

昭惠靈顯生碑州儒學教授張拱撰里人夾合格書奎章閣學士

院內撮陳疑碑存夾灘鎮原文殘缺前一碑文見建置闕廟

元重修元都宮碑 在州西南宋創建金名慧雲觀清如名三清觀

亞中大夫禮部侍郎達莊康壁撰文其文云高唐坤維有福地曰

長春大元都宮基於宋金名慧雲觀聖元太宗師真 真人承制

華斯宮額先是辛卯歲盤山棲雲王真君高第弟子鄧志迥 志

平楊志友大為經營廣其制知宮大師楊通明謁三洞講經師知

常子姬志真文紀諸石後五十年守正盤真冲和大師道門提点

史公志照方童印以吾高唐世家子晉農 院師通妙 願真重顯

大師劉公志和其為學日益為道日進學博而道且深造竊惟前

功未完志在舉廢益新時宮廟之積奮躬稼力田 鳴利度身茲味

克歎依月累歲儲通西紀羨餘視昔什 兩音以太極殿虛元 聖

像謀及師敬為繪塑武以天花幔版闍道藏以尊經也夫華石料
 山周圍殿址五德七九更為之英睿靈官經始之東華殿修飾之
 門昭奎扁以起瞻仰中支懸鐘以嚴禳祈廡庶齊一倉庫沈沈翼
 翼輪奐之美宮別於毛備又於木極西偏為丈室為重樓花竹靜
 深館寢樓真之所也公在昔誓以弗用欲化弗聽贊緣冥中自祝
 誓已力補所願而後已一念之誠積四十年之久天輔神相克厥
 厥功哉亦艱哉有日公介前河東山而道靈慰使孫中奉酒吾宗
 友和甫處士持和甫子州儒學正口口所述興造始末事狀踵
 門求老耄為之文再拜稽首曰志口奉師教實師力增修聖宇七
 十餘楹守遺宮田四百餘畝固吾職公所當為曠博兼守之不固

夜半為有力者所負惟金石可以壽永久先師逝矣誨言在耳先
 生為我畜之奈日不然凡若之門徒皆以若之心為心繼繼承承
 傳之百世無難第恕不以若之心為心違而愈疎屢欲泗道性擊
 元教弗嗣妙門弗興補弊舉墜者誰何口列珠唐柱石之紀載
 因彼利己無復口藉反庸辭之弗如是可忍而孰不可忍若欲諒
 之而又可乎余試為若圖若深于道者也博于學者也從緣致致
 不怠務踐履之賢師病夙夜奉湯藥唯謹終以厚禮葬之母老無
 所依憫舍近宮晨昏使養壽終天年孝心純至為國祝釐誠一無
 間祈禱有徵授紫衣金襴聖住道判恩道錄轉提點公而後嗣教
 者繼公志述公事習公學傳公道道悟於心志物我洞然明參天

地造乎清淨無為之境守之以不守之守傳之以不傳之傳全真
至是有未易以名言者顧彼西為身外目前計者仙凡懸絕矣
後主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吾夫子待人之厚也如此若傳

若徒也厚整若得而授若徒如彼如此機由若發若干幾八跌

首童顛精神無異壯歲非得道者能之手矧若之行與吾道同茲

故樂為若圖經不云乎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

德司徹天道無下常與善人請繼此繫之以銘為將來左契云其

詳曰混元云以教清淨無為後天而生先天弗違不守之守大化洪

基不傳之傳傳至道精微悟化漆園知東希夷乾坤整節日月紫飛

小特人已忘我云誰功修未已化成與歸先難後易升高自聖人

非聖人頓悟者希瓜甜于苦增壞于純持猶糠粃粃視雀蹄子不

知夫萬殊不同一本而推一手太極參乎兩儀人人固有至公無

私與惟志照燭倫彝口孝以奉親義以尊師崇宇廣敬所守所傳

蓋業施慈不從外得私在心思與吾同道孰為二歧歧念茲在茲勿

謂神用幽遠之弗覩勿謂彼蒼元遠而無知石可磨道不可磨人

可欺心不欺可賢以蔓言為得道者之所持有德者之司業業者之

所歸意時天與善人夫復何辭

華肉淨心念佛晝夜無間精通秘義發明上乘教宣求土而能主
 管僧事王公曰我其知之遂以上聞授僧正員以紹禧潤之教先
 時州人供佛齋僧雜用葷肉玉巖真道佛教所戒又以因果化人
 謂善惡之作皆有報應人多信之而問善者衆玉巖曰佛教流布
 中國化愚頑登其境功德無邊狹隘不足以闡揚教事奚能起人
 之瞻仰哉迺謀諸衆營建殿宇鳩工伐木運石葺土而大新厥寺
 前建大門次建金剛殿又次建天王殿中建大佛寶殿後建法堂東
 建觀音堂西建禪堂僧房康舍齋湯廡廡僅二百間列於兩傍佛
 像尊嚴峯碧增輝幡幢隱映鐘鼓交設其外則繞以垣牆植以樹
 木視昔尤加宏壯丁酉春三月太宗文皇帝大駕北巡駐蹕於高

唐高祖王巖詣前而承顧問。王巖頓首再拜對以塔高三十六丈
廣二百五十四尺上喜遂賜神僧傳經袂已亥夏四月今上皇帝
在春宮時駕巡北京復幸於寺祭香燭供佛賜土巖鈔二十錠王

巖感皇上賜資之恩念寺宇重建之艱忍久後而無徵佛克傳述

謀刊貞石以永其事持紀寺事帖請余求記因次第篇所記之

事以復所求且觀世之為僧能專心禮佛興復寺宇勸人為善者

解矣王巖自幼刻苦修行導引為善晝夜殫力以修復寺宇可謂

克守清規不夫宗風者矣此其所以際遇聖明而蒙隆恩者也於

是為之銘曰銀平西方有土捐篤釋迦如來迺主彼國明帝尊感

金人魏巍遺使求之其教始來高唐禪寺名曰大覺危于兵燹寂

馬寥落彼有善人克守清規演說因果化誘愚戇法堂傳舍重門
大殿奕然一新殫力所建聖皇巡幸大錫鞶恩佛日光輝百千其
春

其二隆慶五年手魯撰文云像教設而世俗勸利崇而奢醜興
人心變暴善也久矣自昔漢唐宋以來未有天下者固莫先於佛
而釋藥藥醫亦必資之以為理禱之載籍殆有可見斯亦與人為善
興化政治而興有助焉我太祖高皇帝絕天建極以武功定天下
以文德綏萬方其於修齊治平之用而儒以先之是以立為序
設之科貢以造士農釋興道亦為之並用是之謂三教自京師以
及天下之府州縣寺廟宮觀在處有之僧與道各有攸司而設之

以官給之以印俾領其教以演經法坦道場以作齋醮祈禳出冥之事無非以善化天下也以至太宗皇帝則釋道有經散在大

下仁孝宣祕善有書以救人心若夫高唐吾郡治署東南有大覺

寺爰自唐代以迄于今舊建浮圖其形勢則峯律可以望遠紀之

郡史為八景之一永業間上北巡而來由口聖駕南幸駐蹕于此

則有欽賜神僧傳書至今為之珍藏尊奉焉洎正德間僧正廣瑛

創建千佛閣於大佛殿之後崢嶸壯麗有功釋教至嘉靖間僧正

節堂廣和建茲地藏王殿十佛閣之西內塑坐以地藏王像錫杖掌

珠金色晃耀端嚴畢備是為幽冥教主傍則列以閻羅十帝端冕

連理尊梅薇蕤各以次位寔一郡之瞻禮敬信者乎至隆慶之已

已郡城內外御者象善遠之以供案蘇之以丹彩永為齊醜之具

其善者則有揚自東禮應詔王祿爰刻茲碑用垂永久傳不云乎

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然而載之地藏王經者則曰惡習結業善

結果調伏剛強知苦樂法如其像教天堂地獄有未盡言又足以

警世化俗古人言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

人入嗚呼斯言善惡判矣儒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又曰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請以是為象善君子勉郡伯玉湖

曹公新嘉興平湖人來守是郡下車之初即以惠愛我民為心

賞功罰罪諭民以善捐薪擇師訓民子弟儒風益振茲古之遠愛

其復見於茲歟我公之大用其心於今歟乃請公之階衛而識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或錦撰真履隆慶三年曠進士第中憲大夫四川保寧府知府郡

人田穗撰

以上碑文具見建置城隍廟

明進士題名記

進士顯名記顯丙戌科進士梁鏞劉魁之名於學堂者也蓋紀先

進之蔡名為後學之所勸志此賢有司之當為而立師道者有所勸

懲焉高唐州儒學西齋之南人呼為西南小號習舉子業者多居

於此每大比登名鄉荐者十常六七號之前舊多種葵花大順乙

卯葵花先兩花其莖相並故號有朝陽雙繞兩葵花秋雙北之

句稱識者試其驗否院去前花能再並開始為信然果又開二花

色愈奇麗是科錦魁果得存名今又同登甲榜鄉人異之以為此
 美談也蓋蔡心傾陽忠君之象錦之此句初非有意於已而天自
 兆之若王氏之三槐竇家之五桂則高唐之葵花並開得不為雙
 進士之徵哉同歸州事左公曙謂事不偶然其盛美不可無傳乃
 具其始末遣吏張環來求予記蓋欲紀三君之異所以重科目之
 選而啟諸子嚮用之心也士子生聖賢之邦遇明聖之時日對聖
 賢開卷有益勿徒以葵花之祥而自恃彼乃偶然非常理也孰謂
 科第進取而不本於學術哉二守宇文衡山西夏縣世家由鄉舉
 擢重官有寬仁之政且能誘掖士類而為士君子所稱道云體野
 傳 鄧錫勳進士正議大夫資治戶禮部左郎前翰林學士知制

誥東魯許彬撰文河南永城縣訓導郡人李紳書丹鄉貢進士郡

人姜廣篆額高唐州同知左藩判官邢端王洪吏目石盤儒學訓

導裴蹈矩郭元立成化四年歲次戊子仲夏初吉明興國寺碑

明興國寺碑
州人李紳撰文見前興國寺

明知州王紀均糧碑文見財政

賜進士出身山東按察司僉事獻縣彭應軫撰執階承德即順天

府通判事郡人劉宏仁書鄉貢進士郡人李其松篆

明陳鳳橋書玉璽覽碑
存字

伏羲贊於編神聖繼天立極仰視俯察卦爻斯画始造書契以代

結繩測物成務萬古文明神農望聖皇繼作興天合德始

結繩測物成務萬古文明神農望聖皇繼作興天合德始

以濟天地農有_未耕_未織_未市有交易澤被生民功聖無極黃帝贊帝德

通變神化宜民垂裳而治上乾下坤野分_井明迎日推筭百_筭度維熙

萬世作則帝堯贊_日欽明捐遜德協萬邦魏乎成功煥乎文章天

地之大日月之光允執厥中道冠百王帝舜贊_重華協帝授受於

唐惟精惟一睿哲文明兩階_羽九韶鳳凰恭己南面萬世_剛常

禹王贊文命四敷三_聖一_心有典有則克儉克勤成功不伐善言

則拜九州攸同萬世永賴湯王贊勇智天錫聖敬日躋建中於民

萬邦惟懷廟謚命明肇修人紀垂裕後昆_統道德斯_聖文王贊天德

之純於穆不已肅肅_維緝_維熙_維敬止後天_卦始知日_皇天哉_象繫

武開太平武王贊至顯文讓丕承武烈_維武修_文天下大悅冊書

之受洪範之書百王遺緒一代丕基周公贊天生元聖道隆德備

制禮作樂經天緯地上承文武下啟孔顏功在萬世位參兩間孔

子贊道冠古今德配天地刪定六經垂憲萬世統承義皇源啟珠

泗報德報功百王崇祀願子贊天稟純粹一元之春精金美玉和風

慶雲傳文約禮超入聖域百王治法萬世歸仁曾子贊守約而博

恕以忠聖門之傳獨得其宗一貫之旨三省之功格致誠正萬世

所崇子思贊精一之傳誠之學聖門鳩派斯道有託發音洋洋鶯

飛魚躍慎獨之訓示我先覺孟子贊哲人既羨亞聖斯作距跛疏關

邪正疏辨得諤克舞之性仁義之學烈日秋霜泰山喬嶽疏嘉靖

六年癸未卯月望嘉議大夫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忠應與夫利

卷五

七

後學虞陵陳鳳梧謹述

明重修東嶽廟碑

嘉靖六年賜進士奉直大夫高唐州知州海陵王紀立

科貢題名記

高唐呂侯應祥者以恩令權守是邦予聞其賢矣植政以貞治教

以宏原其始至視象越三日祇肅謁夫子廟庭進諸生講五經諸

義已環視堂齋殿廡歷古今踪跡曰胡科貢無題名乎又應而見

進士題名碣曰是尚友也可以興矣然而惟是焉忍非其所以示

公也蓋均科貢勸之手乃謀之郡博王子應魁邢子敷玉王子一

元馮子忱西子作起而踵屨弟子曰侯政務太體是舉誠為郡學

其事復以推于侯侯悅而捐俸建碑勒名用以垂久四子絨書請

予為記予素賢侯又嘉是舉其容辭乎予為記者紀也紀其名以

惟
我感存乎卷變視存乎

傳信也然必科貢兼之是故榮達存乎術然而其造同也其奮同

也其軌同也烏得輕重取舍於其間乎別科貢者我明求賢之制

析之其途異而合之其義同然而皆謂之賢其不可偏廢明矣侯

為是舉其庶幾大通惟公之志乎予嘗讀高唐志而覽風土人物

之盛矣嗚石梁木已據山河之勝歷代以來如劉寔之敦厚闡復

之文章表表史冊然寔以孝廉辟而後以茂才舉未嘗限於途也

我明雖準古設科而歲輸貢額以廣收羅蓋陽用制舉之法而蘇

寓辟舉之意也今高唐以科貢進者其才美不古若我雖謂行貢

異名而不同也故科貢并重良有司之教也勗矣懋矣侯級輔

維縣人由鄉進士歷今官剛正沈毅故舉措不苟如是云賜進士

出身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東郡任海撰并書嘉靖十二年歲

次癸巳季春吉旦高唐州知州呂應祥添註判官張寅儒學學正

王應槐訓導邢獻王一元馮忱立

齊城鎮重修昭惠靈顯真君廟碑

郡人劉仲龍撰文嘉靖二十七年歲戊申正月上元之吉高唐州

知州桑泰同知韓文炳州判方整整吏目解相舊志無碑文

明重修靈感漢義勇武安英濟王廟碑

嘉靖二十八年鄉貢前知兩縣事文林郎郡人李其松撰文見建

置闕廟

嘉靖年學田

碑

記承務郎高唐州同知前來直大夫員外郎欽之瑄撰
生員劉仲龍書

三代學校井田并行故士有教而亦有養自後井田法廢而學校

之政猶存士之群衆而者學不得不養之於官然郡縣康餼限於定

額而貧窶之士有所不及故又不得不推廣之以溥其恩學田之

所由設也高唐州學在勝國時有田二百畝世移籍亡無所稽數

憲副南昌吳公督學山東大邱諸生之窮兼舉教養之典郡伯延

津宋公亦謂政莫於養士而養士非學有田不可於是知州饒姚

州君始至聞而敎曰此吾有司事也召圖諸君任四月首捐俸金

若干購地於城之南十里得地一百二十畝上其事於二公二公

嘉其成之陳也成報可焉迺畫界佃人而籍於學官俾司其出入

於几庠士之飢寒與夫未能婚喪者給之而州於歲終考其成焉

余以謫吏來佐州事君曰學田之成子與有力也必立石以垂永

久曷記諸余惟養士於學非為貧也學田之設則時乎為貧也而

余重有感焉古之士既有恒產而又務寔教本自復其力實歛歛而

耕庠序而教交致其用是故淳約之風存而孝弟之行篤今之士

不然方入學宮即矜飾浮靡啜薄本業一遇窮機便失故態隕矣

頓喪志而棄義此士習所以日卑人才所以日下也夫士之患不

能自養有以養之則無復空乏之憂俯仰之累於此而感發興起

明習於道藝進修於德業也求無愧於三代之士宜若易也不然

寧免於素履之刺窮食之耻也邪噫養士於學非為貧也為貧而
^養對士之志哉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為凡民言然

也非所以語夫豪傑之士也故曰無恒產而^有恒心焉惟士為能

恒心者何即所謂富貴不能^淫貨賤不移威武不能屈者是也斯

義也孟子嘗與齊人言矣而余於齊右之士亦復以是告之比及

公之擢也續增至二百三十四畝云

明知州王大化

北即王生祠碑（有傳見政蹟）

惟我高唐路當天下之衝政劇事繁前守嘗病其藉儀微北省主

公正德辛巳進士欽奉上命來守是郡公於下車之初即所視學

宮首詢民隱凡存諸心形諸政者期底化民允釐庶務以無囿於

國家之付託刑諸政簡盜息民安幾三載撤浙江嘉興府同知公

出南行民爭負輿者不下萬姓號泣之聲震徹林野於是立碑於

州治門左以昭其去思之情尚恐其久而滅也又立祠于市井

之陽義官杜鏐輸地以啟其端鄉耆杜淵等輸財以成其事祠堂

三間堂中有像大門一座凡我郡鄉士大夫夫人等朔望之日香火

不絕但公祠肇於嘉靖乙酉迄今嘉靖己酉二十載有奇矣棟宇

幾墜廟貌幾剝鄉耆尹安等見而惻然曰公之靈雖已將岱公澤

尚未泯也吾輩安忍忘情至此耶於是稟命于公之同鄉佐郡左

橋韓公左橋韓公謀之於郡守昆池蔡公忻然有喜色曰茲謀尚

吾意也於是是一公力為興作遂命尹安輩簡材鳩工一日就事改

門正南重飾生像於祠旁構草屋教閭^招幕市民居之不惟朝夕

典守祠宇兼以所得房資貯之祠主陳言以補葺不時之毀傷以

供充春秋之常祭垂之不朽卒事尹安輩來^索字予記予見去思有

碑而又記之者記重修也嘗讀祭法有曰昔先王之制祭祀也法

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

祀之公種種善政皆有思德及民見於前碑記中有合典祀鄉民

重修以志不諠公何其感人之深遂至此極耶植雷陽之竹護召

伯之棠敬孔明之廟柏不加于此矣因樂為之記以勒貞石云左

傑撰

陸慶五平地
陸王殿齋碑

明任佐即前肅府延長王勳授致仕郡人省新于魯撰

舊志無

碑文

明泰山行宮碑

即元房廟見前
萬曆十年立碑

高唐城東門外迤南舊有泰山聖母行宮相傳創自嘉靖年間一

時士女欲登泰巔瞻拜告虔者傾齋沐詣行宮焚楮符而後戒行

或力不能

遠

致者就此以遙參焉萬應已

乙

卯歲郡侯古杭吳公來

遊茲士首捐俸若干僚佐郡檮輩備捐貲共助焉時義民王仲良

等或捐錢或輸米或助木植或助力役拓大殿為五間易瓦以琉

璃易門以栗憲增以大廈砌以甬階旁列以森羅連廡後益以講

經禪經室購地一區朝夕供奉香火祀曰泰山乃五嶽之宗位

鎮東方於時為春含音萬象主生不窮劫聖母在秦漢時已受金

封玉檢金泥昭諸信史赫赫乎威靈鑒察代天工旌淑懲惡以示

勸戒也功始於萬應已外落成於萬應壬午司事者王仲良相應

詔張來王權田時雨周恩願陳九德陳士隆徐朝輔傅訓禮陳大

川萬定安傅大經姜通周玳趙友王允信步龍徐允升陳虎劉守

能勒守節劉守廉王傑劉約王朝朱正色朱穩例得備書奉直大

夫山西沁州知州郡人維峯劉沐撰

張仙像碑摹宋蘇老泉段仙像記並棠陵方蒙贊詞

文云狗書於山門庚午重九日玉局觀無目子群中見一画像筆

法清奇云乃段仙也有稿必應固解玉環易之狗尚無嗣每

香以吉遠教平^乃得軾又得轍性皆嗜書乃知^真人急於急物而

無^破磚子之言不喜妄矣枚識其本末使異時欲祈嗣者於此加^敬敬

云慶曆戊子元日拜章^羅蘇^爾珣稽首書允哉蘇語宜^爾謝蘭有

茲勒石無用解^環棠陵方豪贊萬曆辛卯仲秋吉日濟南庠主張

可成命工重^鑄州庠生王曉^村

按舊志載有楊氏墓碑杜氏墓碑皆係錄詰命原文此種碑

甚普通即本縣亦所在多有收不勝收故刪去之

明韓知州士聰祠碑有傳見政蹟

碑

夫民收為郡治行不期異期於命人思之而已思在一時可以觀

政在教世可以觀德於戲采魯公何施而全高唐父老思之二時

者數世未已且將思之無窮也當武廟時公牧茲土蓋慷慨有任
不畏疆禦而保民則如保子以故稱民安惟權奸時時不利公而

側目之俄忠定公為宦官□以戶部尚書致仕_尋且被逮併謂我

公緝有父風計奪其宦時公弟亦以刑部主事去於戲宦官之禍

至於如此夫以忠定公正已立朝我公奉庭訓為循吏一旦遭逆

瑾之辜天下孰不切齒况高唐父老暴失慈父母誰不顛慕願公

速起為國家柱_礎迨宦瑾以逆誅世廟謀用老成屢勅存問忠定

公且將大用乃竟以疾辭焉我公日侍忠定公承顧之餘泊然自

守惟刑部居□累官至大□於戲韓氏之德可謂厚矣州民無

日不思我公之德政風教猶天下無日不思忠定公之遺節動

也公諱士聰忠定公長子山西平陽洪洞人也今四世孫韓祠祖

復到焉唐德政日流聲聞日著父老歿日召伯棠陰公峴音木

石無情人猶思之况親見我公且口覆露有不愈踴躍怨慕者

非人也乃共立石于祠側為之頌曰唯岳降神篤生台輔靈不獨

鍾或嗣其武庭訓有方維所獨取取之居家服官維矩移孝作忠

來守茲土坐鎮之餘美政難數不愧多父有光杜母國步多艱宜

孽跋扈忠定危言九重震怒遂及我公同罹口豎直風大振詎云

小補迄今百年惶惶思怙思之不忘用其主乃醜乃牲茲歌且舞

公靈赫變頌者如睹春秋匪懈以篤我結人心如斯神真不吐歌

以頌之考鐘伐鼓我寶建用思恒瞻斯所翰林院修撰朱廷禧德

碑多殘舊志列政蹟未載金石錄今補

明張知州絃去思碑有傳見

政蹟

張侯文儀守高唐有善政得民心將及一考擢工部員外郎民懷

惠不能忘思樹豐以垂久碑永州學正孫芝述事請記於予予惟自

昔甘棠遺愛桐鄉峴首之思古不多見而唐民獨眷眷於公詳其

建政誠有不可誣者公以名進士出寧巖邑多惠政以急缺風憲

微時賊瑾餘党亡命四出為毒高唐為南北要衝被害尤甚前守

以失職去吏部以為繼守此非州風力謀猷兼防禦撫字之長者不

可乃以屬侯侯至當兵燹之餘支持艱甚乃電勉周詳次第為之

舊以防暴塞城門書開往來者善之侯乃下令啟關有持但盤詰

加嚴鑿鑄惟謹而已。賊失守時死于賊者無數白骨青燐一望而
 是。每歲厲祭外更設一壇以祭之。劉孟二女死不受污節義凜然
 申詳卹典建坊表之。歲旱蝗生至誠祈禳蝗徙雨降歲仍大熟人
 咸歸功平餘人和力贖乃築城濬理為防守計事集而民不擾侯
 曰地利可憑依矣所賴以守者人力耳乃籍壯丁勤習騎射以備
 緩急山東巡守官舊以臨清通津丁夫艱窘鳩附近州邑協助之
 高唐歲輸銀百錠公力請當通蠲免自經寇亂官軍屯聚州中州
 守例不得統攝之恣縱為地方之害侯請于撫巡鎮守罷之自禹
 城至東阿凡十二州縣隙地以里計居民懇成熟地賴為恒產有
 方士長梅思賜通字香燭之費奏下藩司勘之侯從是以報事

遂寔驛遞有需索廩餼者以法裁之省冗費甚多州學櫺星門內
 有譙樓馬門與殿為所蔽翳衆欲毀之或曰此樓居州左方毀則
 不利於州侯笑曰為政以人才為先利學則人才必多即州之利

水風水之說妄誕不經竟從衆議又填塞州學後窪空地之治平之立

為射圃建觀德堂便行射禮又病學宮湫隘砍斥地拓之而陞擢
 之命下矣在官三載飲水茹蕪取嚴一介而心惻民隱興除之事

惟力是視善政多端今特撮其大者勒之貞石以識不朽以慰州
 民去後之思云侯名絃上海名冢碑在州門之右立之者鄉耆李

璵周鏗王宗任祀郝善也莆田黃澗撰舊志原文節錄

舊志碑列金石錄文列政蹟今並移于此

明二貞碑

碑為孟烈女崇梅劉烈女瑞兒立文見人物志烈女欄按察副使

陳琳撰

明重修二郎廟碑

碑凡二其一在北鎮北門外一里許劉仲龍撰文嘉靖三十一年

歲次壬子春三月朔癸未越四日丙午吉旦立高唐州知州胡民

表同知金江判官高承恩其二賜進士第翰林院修撰兼管左春

坊掌房劉君東水朱延禧萬曆四十七年舊志皆無碑文一今得劉

仲龍所撰之文補于後文此與廢者時也東時之興廢而興廢者

幾也幾于為善則遂從其廢焉猶可已也况夫與也幾於為惡則

遂大其興焉猶有議也况夫廢也是以君子不重興廢之典而必
以吾善之幾為重者有由然也夫北鎮甫北有二即廟前此建治

莫得攷矣在嘉靖之初荒蕪就廢者廟之特也迄嘉靖戊申始崇

殿構門塑神飭像而廟貌煥然君子曰神者廟之宿靈也人者鎮

之回家也何效謀之同而底績之速頓起前日之廢大為今日之

興也噫是可以觀人心向善之幾矣越三年是為嘉靖庚戌鎮之

民以廟未足以聳一方之雄視也復推道劉練乘為首而鎮之者

師義等十有三人副之協心宣力再於殿前左右置廊廊各三楹

而繪以神之功勞侍衛之趾門前石獅子一對廟前百世之鎮也

適有武定縣官地東謝公道經廟側見工事將竣領人赴工者若

唐德勝志

或驅之因施錢獅於殿前東西列之亦以寄名不朽自銘金石昭
 慶澤也當嘉靖壬子春落成廸立碑識年月將來衆復屬劉子
 文田為記烈哉惟神之庥也靈通於冥真廟新於昭昭環土哉
 敬行道者稱功茲固廟之時也而人心向善之幾益見矣然是幾
 感通者神也而明發者心也由是推在廟敬肅之心何襲於物推
 在廟普施之義何各於人瞻依懇懇王事之勸勉可楛蜡飲婦媵
 眾人之雍睦何驗於其遠城市而人有尊神敬善之幾是善也非
 一朝一夕之故而有子孫永守之望矣夫高唐之民靡靡而懈離
 離而刻流風趨下識者感之今樹廟以崇親反俗而作義助流風
 化表勝鄉閭之幾猶有賴焉諸君子承庥于神者何厚耶

明通濟橋

題名碑

在南門外觀音寺東壁萬曆四十八年立

明陳良珊去思碑有傳見政蹟

子珍守高唐之四干政成民有頌聲以上考擢南京工部員外郎

去之日民聯卧轅下捧馬足不得行郡中大夫士恐以危言君始

得去鄉進士殷佐等述州人之意走使京師謁子文壽諸名予秦

史職不可以不敬拜高唐之為州也當南北兩京之衝在諸州中

疏稱難治君既視事慨然以安民為任故所供需皆自裁捐日出

坐廳日入石罷簿書填委披決不少休公暇巡行阡陌多民語桑

麻民用丕作運望無墮土廣學社以處生徒時履編以文藝賦

之先後科日類以得人平時藉民戶為三等臨時役里書吏得上
 下其手民糧歲有□□存留雜數倍復不能國吏者補任其難君
 一視□之厚薄定之裁節重役係債亦歲省銀有千餘而胥吏非
 不得升堂階鄉村無吏卒之疎疏獄獄有不當深情者莫得售
 其奸先是民多流亡君勞未安集復業者千有餘家苑馬歲苦販
 買君教民生牧足數無多費為定其中供應之則民有善雖甚勞
 弱必益異之苟有惡雖豪右無少貸倍為佛事又以□□相高德
 其甚者而辱視之雨雪失期禱報立應寔為積誠所享舊常協濟
 臨看祐夫二百七十人銀千七百兩民甚苦之經四十年莫能起
 其國者其狀故嘗器陳之嘗四苟利百姓他不足慮也民之在高

唐也吾已聞其賢而吾友徐君理口為州判夏津令張君璠人與

予莫逆皆常為言陳君之賢之詳二友亦知名之士良可信也况

父老不遠千里以請予文其賢益可知矣昔人如何武平祐宋璟

宋諱之輩既去而人思之至于墜淚創生祠立遺愛碑史氏皆為

立傳至今猶令人歎慕况在當時為其民者乎然則陳君之賢

使重不朽亦吾職也良珊松江華亭人已未進士今擢南京工部

員景陵魯鐸撰

舊志碑列金石錄碑載政蹟今並移于此

重建邢家佛堂碑

碑在邢家佛堂地碑石一碑東西對峙較顯顯跌高丈餘石

含鉄賈同立于明嘉靖三十年辛亥廟在城地乾北撰書者

與一為宋朝父子狀元十二代孫東平州儒學庠生梁紹泗撰致

仕宦李景書一為後學文田劉仲龍撰并書高唐州知州胡民表

同知金江判官高承恩等立

重修延壽禪寺碑

唐城北三十里許名曰北鎮其家誦戶咏人歌禮樂之風成弘以

後正崇禎年間衣冠文物代不乏大可稱唐城一名區焉鎮之西

隅有古刹延壽禪寺一所粵其始雖耆老黃耆不能識其開山於

代在正德之初荒蕪就廢殊為難觀迨正德甲戌居民有張氏弘

禮等偕禪師如敏者普化檀那協心盡力聚木鳩工飾材備用凡

以緣舊址而略有所拔，招焉耳。是故其正有殿，殿柱三楹，其側有

廡廡，廊三間，珠簷画壁，而廟貌煥然一新焉。至後，歷年相沿，漸見

圯壞，里人亦調邊不易，修營時維萬曆歲在己酉，鄉善人楊希思

經過拜廟，請願捐金布粟，仗義興修。里中人同心嚮應，眾緣併力

鄉老李茂華、蘇生榮等親督其功，庠生楊天民、時向醇等分理其

事於焉補葺正殿於焉修蓋，配殿於焉重修，山門興造，天王殿又

越年又建地祇王殿、廣生殿，一切法堂齋廚易朽為新，迴廊改觀

至於長廊，猶倍加工，丹碧朱丹，繪画塗塑，莊嚴輪焉奕焉之兼

美也。又亦設鐘鼓樓各一，以享神也。因置祀田三十畝，以贖僧也。

善於而考之，不請亦記焉。奈維奇之建一以興人之善，二以表佛地。

之勝人有善心即是佛性情障往往失迷敬理佛像之心竟未嘗

泯毀諭以聲聞法像則易於啟明因其啟明而遂通之則可以見

性是寺之建不有以興人之善乎地有隆崇其廓盤紆鞏固古來

長雲變龍桑田然無人以託之組宇以經之則無以色括衆美

葉飾奇致是寺之建不有以表地之勝乎楊君虛心乞筆記其事

係善其興人之善表地之勝舉可動人也遂以其大略如此時大

明國崇禎十一年歲在戊寅孟夏朔八日立高唐州儒學原膳生

員李聯撰

以上三碑舊志所無而文字較前頗遜茲補錄之以存其真亦

以見一代文字前後之不同也

按舊志載有杜氏楊氏各墓碑一為封贈杜潛之父一為封贈

楊巨鯨之父皆係照錄封誥原文按舊時封誥多為通套文

字且所在多有收之既不勝數若只收此二碑而不收其他又未

免掛漏故從略

明知州王默免廬舍稅碑

萬曆四十八年在舊署前今無考

清臥碑

明倫堂左碑用石廣八尺高二尺二寸順治九年知州佟彭年

刊立其文云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

院學通官以教之名衙門官以禮相待坐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

之用諸生皆當上報國恩思下立人品所有教條開列于後一生員

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或有非為者子既讀書明

理當再三懇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一生員立志當學為忠臣清

官書史所載忠清事蹟務須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當思

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寔用仕必作良吏若心術邪刺

讀書必無成就為官必取禍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殺其身常

宜思省子生員不可子求官長交結勢要希番進身若果心善德

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一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司衙門不可輕

入即有切已之事止許家人代告不許干與他人詞訟他人亦不

許卑生員作證一為學當尊敬先生若講說皆須誠心聽受如

有未明從容再問毋妄行辨難為師者亦當盡心教訓毋致怠惰

一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寃白以

黜革治罪一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

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

清聖祖孔子贊碑

舊志載卷首今移此康熙二十五年碑文御製孔子贊序曰蓋自

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蘊有行道之聖

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常明人心所以

不派也粵籍往緒仰前履免舜禹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

實行運之聖人由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東則述之權明道之聖

卷之六 人及卷之六 六

人也行道者勲業者于一朝明道者教思周于百世克

後不有孔聖則學述紛清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

而欲探清帝三王之心法以為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袁

然則孔子之為萬古人也審矣朕巡省東園謁祀闕里景在茲深

致搦筆而為之贊曰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主行

著習察含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

克寧禹湯文武五百歲至聖授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

正禮定樂既窮象擊而嚴筆削上結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扶

然大經百家紛紜殊至異趣日月無端牆可聽孔子之通惟中

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

性庶幾夙夜勗哉乞圖湘源洙泗景唐虞載應庭陳式瞻禮器

擯毫仰贊心馬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為歸百世而下以聖為師非

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為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高

萬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清聖祖四子贊碑在上

碑文曰御製四子贊曰贊頌子曰聖道早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

不遠不二貳一善服膺萬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

法原備用各行藏王佐之器贊魯子曰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

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民止善為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

道百極成統緒修明訓肆贊子思曰於穆天命道之大原

前食勤祭庸德庸言以育萬物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

恭慎獨成德之門卷之藏容擴之無垠贊孟子曰哲人既萎楊墨

昌熾子興闢之曰仁與義性善獨闡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

利煌煌七篇註重六藝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清聖祖勅建未昌祚碑

文云稽古建業驅策力不吝爵賞以勸有功昭示後世永享不朽

所以勵忠蓋甚備也爾未昌祚性行純良才能敏練總督三省著

有勤勞乃因旗誣撥地因見民間旗下困苦具疏奏聞無辜誣陷朕

甚憐焉特加追卹益曰懃懃勸諸貞珉永光東壤國典臣誼庶其

昭彰欽哉康熙九年五月十一日

清聖祖御祭朱昌祚碑

文云皇帝諭祭原任總督直隸山東河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一品加一級諡勤愍朱昌祚之靈曰鞠躬盡瘁目子之芳踪恤死酬榮國之盛典尔朱昌祚秉性純良居心敬慎職任總督著有勳勞乃因誣陷甚悼朕懷加特進恤禮官致祭嗚呼寵錫重壺庶享匪躬之報名垂信史丰碑昭不朽之榮爾如有知尚克款享

清世宗諭暨學及教官文刻石

知州郭遠積勒石

又云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內閣交出奉漢字上諭為士者凡

四氏之首一方之望凡屬編氓皆尊之奉之以為聖賢之考判

序之選其所言所行俱可以為鄉人之法則也故必敦品勵學謹言
 慎行不愧端人正士然後以聖賢詩書之道開示愚民則民必聽從
 其言服習其教相率而歸於謹厚或小民偶有不善之事即懷愧恥
 之心相戒勿令某人知之如古人之往事則民風何患不淳世道何
 患不復古耶朕觀今日之士雖不乏閉戶勤修讀書立品之輩而流
 檢踰_因不顧名節者亦不少或出入官署包攬詞訟或武數鄉曲欺
 壓平民或違抗錢糧藐視國法或代民納課私潤身家種種卑污下
 賤之事難以悉數彼為民者見士子誦讀聖賢之書而行止尚且如
 此則必薄待_讀讀書之人而且輕視賢聖之書矣士習不端民風何由
 而正其間關係極為重大朕自即位以來加恩學_培士養人才所以

教育士子者無所不致宜乎天下之士皆鼓舞奮興爭自濯磨盡去

其佻達之習憤美而內外諸目條奏中壚列諸生之芳蹟請行嚴懲

者甚多廢思轉移化導之法當先端其本源教官者多士之儀型也

學且者教官之表率也教官多厲中材入或年齒衰邁貪位竄祿與

士子為朋俦視程課為故套而學且又但以衡文為申任教官之肉

循怠惰苟且塞責漫不加察所以倡率之不至無怪于士習之不

端而風俗之未淳也朕孜孜圖治欲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皆向風而

慕義革薄而從忠故特簡賢學之且慎重教官之職欲使自上而下

端不登源以收實效也尤為學且者務須持正秉公宣揚風化於教

官之稱職者即如恭拔勸職者即行奉革為教官者到士子走東

誠心如父兄之督課子弟至於分別優劣則至公至當不涉偏私如

此各盡其愈則士子人人崇尚品詣砥礪廉隅將不但自淑其身而

勸黎百姓日聞善言日觀善行以生其感發之念風俗之不變庶

幾其可望也特諭欽此相應移咨該撫可也合咨前去遵照施行

清高宗平定準噶爾告成大學碑

文曰遼東山戎黃粥表表蓋之人界以龍沙高其驛吳雅無極

業厥有分部蓋有亥兇黃判剖萬物芸生東夷西夷各依其地表表謬舉淳

維未為理據望古吳紀其見之考史者自周宣大原之伐秦政直

洵之築吳業不畏其侵軼物軼夏夏虞自時厥後一二奮發之君慨然

思控其鋒而納之峩然不中機材不割用加以地遠無定處故常為

求費財十損一得搢紳之士守和親介身胄之士言征伐征伐則
 竭和親則國威喪於是守在四方羈縻不絕地不可耕民不可
 言之言興矣然此以論漢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謂皇清之中夏也皇清
 荷天之^龍甄興東海撫華區有元之裔久屬版章歲朝貢從征行執役
 惟謹準鳴也兀魯特者本有元之目僕叛出據西海終明世為邊患
 至鳴也丹而稍強吞噬鄰藩屬人北塞我皇祖三^朝臨漠用大破其師
 元患伏莫誅脅從速^逃跡毋俾遺種於我喀爾喀厥姪策妄阿拉布
 坦收其遺孽僅保伊犂故嘗索俘取地無敢不共^謀連^部落^聚乃
 以計襲哈密入西藏準夷之勢於是而復張兩朝命將問罪雖倖
 獲捷而流^我之^師送子^我丹^我凌^我能用其父^我舊人^我悉^我撥^我意^我於

巴里坤備營於和卜多於是兩彈夾之勢大張其地險遠主容

異焉此時往而無利彼如之故頤爾德厄之敗彼亦以彼貪利

而深入也皇考謂我武既揚不可以既允其請和以息我衆予小子

欽奉先志無越思焉既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多尔濟那扎尔暴

殘喇嘛達尔扎篡奪之達瓦齊入篡奪喇嘛達尔扎而配酒

甚焉於丙冬都尔伯特台吉策凌等率數萬人來歸越明年秋輝特

台吉阿睦尔撒納和碩特台吉班珠兒又率數人來歸朕謂者不可

以不撫之孫之莫若因其地其俗而善循之且今莽万來之患於

我哈爾喀也於是義進兩路之師問彼罪魁安我新附凡運餉善狀

長行利戰之事悉儀議之始孰經於庚戌之艱者咸懼臨報惟大學

士忠勇公傳恒見與朕同而新附諸台古則求之甚力朕謂擊庭掃

穴即不敢必然喀尔喀之地必不可久居若而人毋寧用其鋒而

觀厥成即不始志亦非所悔也故^凡福祺命將之典緊未舉行亦云

偏師嘗試為之耳塞上用兵必以秋而阿睦爾撒納福不特請以春

月欲乘彼馬未肥則不能遞朕謂其言良當遂從之北路以二月丙

辰西路以二月己巳各象起行哈密翰海久無雨今春乃大雨成以

為時雨之師今賊境凡所^遇之鄂拓克携羊酒棋構^中思後五月乙

亥至伊犁亦如之達瓦齊於格登山麓結營以待兵進為我兩將軍

議以兵^必取傷彼^必象彼象皆我象多傷非所以休士慈也丁亥遣

阿玉錫等二十五人夜^所營^所現賊向賊兵大潰相蹂躪死者可勝

數來降者七千餘我二十五人無一人受傷者達瓦齊以百餘騎窺

六月庚戌回人阿奇穆霍集斯伯克執達瓦齊來獻軍門準噶爾平

是役也定議不過二人籌事不過一年兵行不過五月無亡矢遺鏃

之費大勳○以集假壞以定蓋人力哉天也然天垂佑而授之事機

設不奉行之以致坐失者多矣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亦謂蚩蚩之

衆云尔豈其鄉大夫之謂既免集事則又曰苟知其將勸為之夫明

於事者後必將昧於幾也朕用寒心且準噶爾○一小部落耳一二

有能為之長而其樹也同焉一二暴失德之長而其也忽焉朕用是

知懼武成而勒碑文廟例也禮日以為請故據實書之其辭曰先

法伊黎大幹之西匪人伊昔化外羈縻條支之東入苑以南隨德

歡賊聚狼貪乃世其患乃恃其遠或激我攻而來我緩其計在斯其

長可窮止七靖邊化日薰風不侵不距不來其邦款關求市亦不禁

訶始慕希珍終居奇貨史喜無事遷就斯悞漸不可長我豈懼其豈

如宋明和布之為既知其弊飭我邊史巾縱縱示之節制不仁之

守再世斯斬篡奪相仍飄忽任苒風沙革面革披忱集詳飛鷄食

蹙懷音錫之爵位榮以華裾都前而請領效前驅公兩路雪中霜

鋒先導中堅如是增增益以後勁蒙古舊虜口八旗子弟其心允焉

二月卜吉牙旗飄揚我騎斯騰無待特膠泉滿於碩藝出於路我衆

懼雖謂有天助匪害我春新附亦云黃髮未覩水草富春為忠不欺

波羅塔拉軍衆紛紛款納亭其肥羊及馬潼酒獻其廣考公字雙

手予有前諭所禁侵凌以茶交易大愉衆情情既喻來者日繼愈達

凡群擁兵旬衛依山據淖惟旦夕延有近萬人其心平勇不日逃擒

二十五日阿玉錫率往賊所銜枚夜襲直入郭揮矛拍馬大聲疾呼

彼人既離我志斯合突將無前縱橫鞭撻案角屢埽隴種東籠旬相

狼藉氣敢攫鋒孤竄鼠逃將往異域回部遮之免淖斯得露布既至

告廟受俘凡此藏功衛荷天之德在昔周宣二月乙亥淮夷是平

常武詩載越我皇祖征嗚尔丹命將馮祺亦乙亥年既符歲德允協

師員兵不血刃漢成王庭昔時準夷弗恭弗諱今墜師行為師候尉

昔時準夷日戰恒爭今也偃卧知樂人生日匪準夷日我臣僕自今

伊始安尔為牧尔牧尔耕尔長孫且無向非豈有公是西朝志竟

億載基成側席不保泰持盈乾隆二十五年五月馮玉學宮

清仁宗祭楊給寧碑 嘉慶元年

皇帝諭曰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踪死報勤國家之感與尔楊治

寧賦性忠直國而忘身禦敵衝鋒奮勇陣沒朕用悼焉特頒祭葬

以慰幽魂嗚呼丰昭不朽之榮庶享匪躬之報尔如有知尚先款享

清終和州彭年去思碑

今無改舊志亦未載其文周見終公傳內有此碑故列書之以備

將來此碑發現時之參攷

清重修廟學碑

碑共斗一具見建置孔廟

清重修大覺寺碑

碑凡二其一乾隆十九年立鄙人張興木撰文余方健戶習靜屏棄

塵緣而心洞洞而神朗朗兩望大覺寺浮圖高矗不宮撥雲霧而見

青天也噫嘻其覺之謂乎正欲搗大覺之寺與夢夢者說法忽聞叩

戶聲及啓門出視則鄭氏魏岳氏武兩鄰也輒下拜執禮甚謹口

稱大覺寺正殿先是僧正遠塵因其久頽力募修復乃工方竣即圓

寂西歸神像廟貌尚未施以藻采飾以金碧克壯厥觀嗣有福祿和

尚發願重裝神像捐新廟貌又值年荒歉收中止而去余兩人不揣

涼薄彈心竭力踵福祿之後以終其事故乞椽筆以記之余曰妙哉

有悲者事成謝不誣哉弟汝晉之為是舉也冒冒為之手抑有所覺

而為之乎衆無對以余曰汝殆將覺也汝殆不覺其何以覺也彼舉

世夢夢固覺者也若尔我彼此關志弄巧自以為繫開混沌具大

聰慧而不知日沈溺于情識之中覺其所覺更與於不覺之甚者也

今不他求而求功果其去迷途而登覺岸不遠也覺岸近在却不定

在覺寺也子歸而求之有餘覺是為記

其二乾隆二十一年五州人張撰文云靈武大覺寺在署治之南並

寶塔一座歸然高遠實州巨觀也其創立自唐燹於元復於明迄

今又數百年歷年既久風雨剝落不會比壞第工力繁多好事者往

還憚之由是以談別其異皆修廢造速早蓋孰主宰是是殆時數使

無本寺不力乎天下事大抵如斯也我皇上御極以來列承聖之

大統樹萬古之奇勛壽祚準鳴爾僻處荒遠沐浴膏澤者匪爾伊爾

矣仁漸義厚淪肌浹髓一旦叩關款塞率以億萬計而一二集茅竄

部落尚有旬外生成幾于天討於是震哀獨數永清沙漠大兵所至

不血刃而前途倒戈西垂底定考諸史冊生民未有嘗我朝萬世無

疆之休爰敦典禮祭告天祖以及往代帝王岳瀆之神咸遣隆祀焉

先師陵廟密近闕里將親臨擇奠告厥成功而唐城寶界其中萃華

所指老幼歡悅不啻蒿呼者三此利君不及時整刑何以肅觀瞻而

著尊親即詣學宮是夏興張君怡蘭威君廷柱張君象雄陳君策何君

大任等共相咨度均有同心悅藉以權力俾其聲盡一切金錢勿有

出納有據并是除是若不違是威是概不得與焉不數月而應觀是

圖无彩更新續未竟之緒而大畏小懷賢堯舜而尤遠萬姓開有贊

之天而珠宮蛟室較唐宋而比隆豈非天其豈非天哉易曰聖人作而萬物

禮曰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特慎固其數置其然乎知州史

尚廉撰新又十佛閣東配殿塑天仙聖母眼无送生癩疹諸神

清州判賀王易十方院碑記

出州西不數武水不出茫得所謂十方院者房廊曲折花柳森秀

齊田數畝一二苦行僧躬耕以供飯粥仍多方縮衣節食以待往來

靈水此尤利益諸之大者僧如寬曰院址舊為棄地水鹹土燥不宜

灌植今風氣變易花木蔬果漸次成行余憶戊戌元旦於暎署中忽

夢為僧謁地藏王張安道龜得楞伽經咒然前身可書子瞻曰胡

遊壽星院知其後殿台級之數事皆非誣余以凡官令署儼屋而居

因捐俸千金重修而威嚴亦殆與前夢相符矣昔吳道子畫地獄變

相兩市屠沽為之不信愚夫愚婦有不畏人非而不能不凜于鬼責

者是拳也暗助王章險符儒教利益豈淺鮮哉

清州判賀王昌十方院始建飯僧田碑記

康熙甲辰山主宋子^璣院基四畝後買近寺園基三畝^初五^楚

字周植花木甘泉溢出忽成寶刹勝處門臨孔道每有方外^雜五^夏

唱冬寒至飢渴疾病者^重門投止僧^頌施湯粥延之^遂俸^十金為^之

倡^子冬十一月適小孫瑞麟以痘殤^諸院後復^施俸^十四^金為^之

買地四十畝實其冥福^五賜^純歲月云^美塚^碑記云^捐揚^延獻^地

凡

八

七畝近十方院

清重修閔廟碑

碑凡二具見建置閔廟

清奎星樓碑

碑凡二具見建置奎星樓

清重修鐘樓

即奎元閣

碑凡二具見建置奎星樓

清奎元閣地畝碑

文見同前

清重修城隍廟碑

自序

卷之十一

碑

碑

五

碑凡三具見建置城隍廟

清重修先醫廟碑

具見建置先醫廟

清鳴山書院碑

碑凡三具見建置書院

清玉山書院碑

具見同前

清義學碑

具見建置義塾

行

156

清崇祀朱華碑

崇祠名宜自者何志不忘也蓋志乎爾以其功業之在天壤而德澤

之入人心者深也前山東觀察使高郵牧仲朱公生長華胄以大臣

子備員宿衛洵以廢補官秩即著出為通永監司以畿輔近地故

多獲責責猶責難理自公下車莫不歎述道形易繼改撤收刺嘯

歌賦詩與王阮亭先生齊名然此特其餘事耳當夫司臬山左僅六

越月較之通永以易理而弼教明刑百四郡邑胥受其福施荷聖天

子知遇之隆以蕪松財賦解俸豫重寄繼而撫視豫章吳會間牧爰

所變神機宜更無日不詒長吏進民人而樂咏之矣怪乎甘棠之

愛猶如齊魯五教思中後也余已春余自屬之屏山量杉葉氏始至

諸生敬頌說云按蔡山丘特饒奸補平克獄大政司先選今人知有

法而莫敢誣盜及治命者將謀入公于名官官于時思之曰公之德

流光如水行地中無往不在顧欲切之身尸而視之亦不敢溢于諸生

唯唯而退越明年冬復到狀來告公次君方伯公余是有門墻誼焉

又何敢後請於上憲皆報曰可遂於己未仲春朔之九日祀事成畢

僕來諸生習禮于庭懼所鼓舞咸謂宜勒貞珉以垂悠久夫公旬鑿

任以應冢宰文章事業早已被諸管絃登之竹帛屬鄙言之足微乎

然尚有德崇賢祀有目之責也故蓋記知州劉天爵撰

知州鄭景均役碑之任自古有之高唐始孔道差廣紛絃官鼓車馬

不敷偶向民間借用所謂屠工之民多營勢也而於諸以下事之

誼亦分也。願民間耕作需且散在四鄉，經書任意去留，差役擇弱而欺，新當秉作西成，立候慎之。恐妨時違之，則誤公誠有不便於公。考也。郡侯鄭公稔知此弊，深念民艱，毅然永革。因于驛院多蓄騾馬，數差遣不復借用。至於米豆灣糧曉諭花戶赴魏灣先納騾馬所高魁科官備卡平陸續載運他如送餉新遞人犯于每路仍須酌認于車以備臨時發價雇募，但統計不過七八十輛，儘足輪用。而承認此兩項牛車之戶一切差徭概不重科，其餘無論紳矜士庶終歲不用一車一牛，是為章程。永除積弊，可恐日久更張，申詳立案除吏之奸事，夜之憲傳小民得安枕而臥，含哺鼓腹於先天化日，雖百年之政，敢忘憲祥剴切之所教也。耶。爰勒貞石以垂不朽。乾隆二十一年

州有劉其坊

清建水次倉碑

見建置倉廩

清卷濟院碑

在舊署水碑南面

清漏澤園碑

清義塚碑

以上均見建置

清知州王家柱課士條規刻石 原文新錄

文之為的規 以昭來許事 闢政以養士為本故必因材而施

先恭識而後文藝端貴具儒謹序所以作人才務崇聖學我聖朝右
 文稽古教澤涵濡凡屬邑都咸設書院所以勵士習振文風廣化育
 厚民俗也魚卯地隣節壽右近聖賢風樞禮義之邦雅擅強歌之化
 名臣若華劉二氏卯表則闕趙諸公代有偉人麟麟炳炳子也筮仕
 廿年涖茲三月初以保風問俗略識雕_其今將析義論文欣窺全
 美行甄刊設_此章程用捐俸廉補_其膏火日計塵月計賦以勵乃
 修精於勤成於思丰觀欣效自是墨花揮灑聽食菜之香蠶藻米繡
 紛試保驪之妙手此由_日肯登黃卷避其志以抒經籍之先他年霞蔚
 雲蒸如其聲以鳴同眾之盛余於鄙人士有厚望焉是為引_其畢業院

第十次

續

續

續

續

續

續

續

續

續

續

續

續

清知州仲建革私稅碑

乾隆十四年碑損存八蜡廟

清知州孫良炳革陰會場馬稅局碑

州人林振聲撰嘉慶十年碑舊存八蜡廟

清知州崔頊免車牛碑

州庠生張貴曾撰舊存城隍廟今無考

清知州崔頊免車牛碑

在今縣署西文見崔後

清知州趙貴道愛碑

世字正

舊在文昌閣舊志碑文未載今無考

清白洞揭示石刻

和州徐宗幹揭示原文不錄

清重修節義橋碑

見建置橋梁

清魏公井碑

魏公有傳見政蹟魏公井見前碑早圮井上今井碑俱埋撤發

掘而重修之尚未遠也碑文云井以公名公不死於井也不死於井

何以名公在井也其在井也奈何曰乙卯一月賊走馮官屯王師入

城從井求得公軀也於是粵賊抵州城一年矣公體貌生肌已不受

而左脅金創在焉人和公之不能死於井也坊之遺老有稱公與賊

巷我賊既犯公經又指為奸官不忍裂其肢體而委之於井者亦稱

公為賊公自知不保而入於井者又或稱賊賊公於道州餘黎民飲

公軀而納之井者此三說也今皆無可考證而公軀金創猶在則巷

我罵賊兩說必居其一丁未年間不復治邦承乏於公今人經公領

此州斯亦奇矣公之為人猶魯諸生通然如不勝衣然在邦時公每

率健兒捕匪盜獨能以壯強聞吾是以知公非林賊獨自獨於井也

既名其井又誌公之生平如此公諱文翰字綸聞河南鄭州進士咸

豐六年歲次丙辰三月日大興年日謹言以上各碑續墓表志

金石錄未列

清朱壽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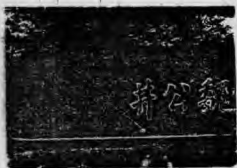
高唐古蹟之二十

(高唐縣志)



河在縣治打後
 舊稱打後花園
 縣志均引孫
 州人為三三想
 每年五月十二
 日為縣三三回
 設州於唐武
 國法軍統蘇
 高唐州刺史
 廿四年果據
 姓于州西縣
 係是入等本思
 西唐致與抗球
 于志元車向
 其車在古路
 可觀也物也
 可漢西縣
 年時係存
 皇國為相立

馬唐孫志蹟之十一
(井公親)



井為烏磁燒成
 舊時呼作陶
 井也(以前里井)
 井在蘇政府
 孫祠之旁
 其地為舊
 時區所界
 原徐地
 為唐臣侵
 佔此地井
 在朝陽院
 中與奎面
 碑正北最近
 此查出將
 碑照感補刻
 如上

馬唐孫志蹟之十四



相傳期必
 畢使
 僕視其
 否僕已
 肥聖像
 以刀到
 內類
 未畢
 大笑
 其故
 已神
 其也
 敬其
 置閣中
 暗不
 光補
 以為
 清味
 出西
 若

古字

移魏公井碑碣書後

按前高唐令、鄭州魏公，以成豐某年知高事，翌年逆巢林鳳翔李開方之衆，渡河犯山東，寇天津，賊竄折回連鎮，警報狎至，城內居民盡逃散，公櫻孤城守，五月十三日，賊衆蜂擁至，高唐遂陷，公巷戰，負重傷，投井死，邑士大夫，事後陳朝報可，建專祠於城之東北隅，在今後花園街西，出祠直南行，約百公尺強弱，有井，即公絕命處也，上覆石碣，大書魏公井，巨字三，後叙公井死諸說，於今垂七十年，其得術之艱，死事之烈，父老相傳，輒為噓息，井曰魏井，祠曰魏祠，具有悠久的歷史，當日近祠居民，飲食必祭，水旱疾

度必禱，歲時伏臘，以致崇敬。每屆殉難日，必於祠前演劇，作紀念，四方士女，麇集來參觀。凡所以報勞臣，勸循吏也。時代久遠，井漸皆廢，石碣侵卧鞠姓宅簷下，作擣衣砧，惟吾儕一行作史，苟有功於民，雖時過境遷，即一草一木，無非甘棠遺愛，况大節凜然如公者，任其富有壯烈史的碑碣，漸滅於澹煙蔓草中，可乎，余瀏覽新志，內附麗井祠寫真各等片，備恣公殉難顛末。亟令界之祠中，妥為樹立，砌以磚石，摩挲卒讀，想見當年抗賊慘狀，從此祀筭尊瞻視，欽跪在之英靈，碑碣有呵護，免剝蝕於風雨，是井雖湮，而井之代替性未湮也。望榛苓而有思，擊崔嵬而不改，以志宦

遊、以旌善人。夫村公有墩，又有祠，賢人難遠，故實可
傳。後來諸公，遺臭流芳，異日之脚色，自必探之。人是祠
而讀斯碑者，其亦哀然思乎，因移魏公井石碣事，附善人

後。

天州十六年日高唐縣縣長謝錫文謹識

167

馬接全排

173

朱曾詰撰嘉慶元年見藝文

清任鵬舉神道碑

御史在穆之撰同治間

清僧王祠碑

在梁村興國寺後殿西廡今神像已毀碑猶存文見藝文

清阮州判恒德政碑

舊志見政蹟即阮公橋碑文云州東閔為南北通衢街之南地

下舊砌碑為橋歷年久遠傾圮已甚州人屬議重修因事果擊故有

志而未能遠焉左堂阮老父台由孝廉方正以州同試用東省道光

十五年八月撰篆平廣州特值歲數公分督賑務井井有條民治莫

惠一特賦詩詠感佩者徧膠東西馬二十三平補馬厓州判下車以
 采除弊興利求便於民儉於身奉勛於濟人施衣以救寒于棺以給
 葬買田以立義塚種種德政固已不可枚舉丁未歲倡修城東揚官
 屯石橋工大資鉅而年又失稔官紳裝商捐輸不敷公自出庫俸添
 補大半親身監理閱兩載如一日今歲仲春工竣而歸觀斯橋之圯
 而慨然曰此橋不修何以通商核橫修而不固何以利任載也遂謁其
 餘資庇材鳩工易礪為石以為一勞永逸之計夫以數年未敢運
 興之工公以一身任之以獨力成之此亦足以爭建樹立功德利比
 人度聲譽而使州人之懽之歡之致舞之感之慨之歎之而不能忘已公督工時
 見橋南鳴山書院樓連考棚鳩屋多有頽壞又葺而新之際於際地

添置屏房以廣生童肄業之所其功有大於斯橋者今日於橋落成

馬公之為善非所謂惟日孜孜者乎計裝之費方將躋堂稱

兜鏡公

壽而為頌禱也因橋之成述其大略使後之往來此橋者不至飲水

而忘其源且繼公之志而隨時修葺之勿使後祀則人之享其利於

無窮而公之德愈垂不朽矣豈獨

高

之民為獨幸歟至若施衣于棺

立為家人誦於道楊官屯橋書院考棚諸大工已於各處勒石為誌

並不悉載云是為記道光二十九年歲次乙酉孟夏高唐州紳氏公

五

舊志所載而今無考金石刻列後

任弓史隱記

方元煥國家

張寅澤河考又史隱詩

刻 刘莫興國寺記 管汝佐東嶽廟記 刘魁一即廟記 夏言

桂洲詩刻 高經報國寺記 護鏡善感寺記

○○○○○○

志餘

軼事

宏禮神相：

乙佛宏禮，高唐人，為隋時僧，煬帝在藩時，召見，宏禮曰：

：大王為萬乘之主，所戒在得而已。及即位，使宏禮總攝諸

術家，海內竄亂，帝召曰：爾昔言朕既驗，終當若何？宏禮

逡巡，帝知之，乃曰：不言且死！宏禮曰：臣觀相書，凡人

臣相類陛下者，不善終，然聖人不相，故且不能知。唐泗洲刺

史薛象昇，時常生事，為奴貞觀初，典人語宏禮，宏禮曰：

君奴欲何事？請解衣視音。宏禮指腰以下曰：為方岳之臣，其

妙皆此類，貞觀末卒。舊志方技令移此

夷仲別詩

宋王闢之元豐元年調博州高唐令，任別監察御史黃夷仲，夷

仲以占一絕見諺曰：高唐不是那高唐，風物由來各異鄉，若

向此中望雲雨，只願愁殺楚襄王。蓋謂河朔風土人物之賢樸

也。

明明帝駐蹕。高唐在昔為南北通衢，明清諸帝，南北往來巡狩

，為必由之徑，明永樂既即位，由南京北巡，至高唐駐蹕大

覺寺，召寺僧玉巖詣前問寺塔之高唐，玉巖對以塔高三十六

大。廣二百五十四尺。帝喜，賜以傳經被，後仁宗復幸于寺，祭香燭，供佛，賜玉巖鈔二十錠。

志明建廟：金元時高唐有世家子史志明者，方童州即去家入道，拜元都宮道士劉志和為師，終身奉道無倦。初以廟宇未

廣，舉意修建，而苦於資財，乃躬稼力田，自奉極儉，至於

神前自誓，修建之資，不用斂化，不待捐助，非以己力造成

不可。後歷四十年之積蓄，始成所願，時史年已八十，尚黧

首重顏，精神無異。壯歲，封守正盟冲和太師云。

清帝翰墨：清康熙帝四十二年南巡，過高唐，御書唐詩一首，

賜龍州園躍華詩曰：九龍盤地動，四望燭花生，即此流

殿，比持待月期。四十回平又書千巖一尺壁，八月十五夕。

清靈墜桂花，白鳥舞空。

鳥舞空。

碧

一首及石路泉流兩寺分，尋常鐘

磬隔山閑，山僧半在中峯住，共占青猿與白雲。一首賜之，乾

隆十_八年南巡，以所畫扇面賜知州馬爾良，題云：張照書扇

，向配以俗畫，甚覺不倫，因交蘇州拆去，易以佳紙，適驛

至方山行館，乘輿寫此，留館中。又題云：王毅祥畫冊中，

有柳陰垂釣小亭，頗得清曠之致，因於_卷頭一換其意，至參

以石田畫柳法，尤覺擺脫凡蹊，不似之似，祇宜與箇中人道

耳，其一面為張照臨米帖山清氣爽九秋天詩，當時以為榮幸

云。

州官趣判：鄉有某甲與某乙者，同居兩院，出入門，門為甲所

有，初相和好，固不計也，後忽生嫌隙，甲禁乙不得出入，

以故訴之于官，時州牧某清廉而多才，鞭斥乙曰：爾無門而

借人之門，素無價值，宜甲之阻爾行也，後謂甲曰：吾令若

出資可乎？

物貨價值

甲曰：可！即令乙納錢二十緡，乙以貧告，牧曰

：吾爾！遂呼役如數授甲，俱遣之去。甲得資員以歸，至

城門，門者禁之曰：是非爾家之門，爾無價值，安得自由出

入？甲繞至他門皆如是，不得已復訴之牧，牧曰，爾之門有

值，吾之門固當有值，現有成例，即將二十緡來許爾去之！

甲大窘，始恍然悟，頓首謝過，牧乃反復開導之，還所貸緡

，笑置之去甲乙和好如初。

一捧雪劇：接前清吳縣李元玉有一捧雪傳奇，其事實，為明有
 莫懷古者。藏玉杯名一捧雪，嚴世蕃欲得之，致興大獄，今
 據邑父老相傳，此劇原為邑名進士田稔作，而事實較異。蓋
 田公典卽應龍林潤諸公俱為同平，性骨_且硬，素與嚴嵩父子
 相忤，故中平致仕，氣節凜然，其作是劇也，相傳一日與友
 人對奕而飲，適_梁燕_梁雛墜下，落於盛子之木盒上，股傷而血
 出，覺痛而欲飛不得，局為之亂，酒杯亦覆酒傾琴上。客去
 公有感因以燕況世蕃謂嚴子也。以燕折股出血，而有雪艷
 之名。雪與血_音相近也。莫懷古者，木環股也。莫成者，成子

之木盒也，又以奕為軍戲，故以八臺總鎮入之，咸維光者，棋既終而子盡收也。相傳如是，並謂舊有底稿，因亂遺失。

實即今皮箱戲所本，大抵名皆假借，而事有背影，李元玉傳奇在後，或本此而變其事實也，邑人又傳為封雪云。惟據

此傳說，則曰公所編之劇，純由意造，其背影有謂為王文恪

公世貞之父被害事者，是審殊難決定但在當時即不能明指其事，其他姓名

皆隱，絕無明指嚴氏之理，必有代稱名詞，惜不傳也。今戲

劇所演之一捧書，當係後人竄改，附會之作，李元玉傳奇，

或依曰公之舊，而始明指世著之名以實之，亦未可知，茲姑

誌所聞，以待參考。

孝廉善誼：吾鄉有孝廉者。一邑滑稽之雄也，才思敏捷，倚

拾成誼，執事甚多，惜皆不傳。茲有記其一事者。某典史宴

客，馬孝廉與焉，宴畢若誼，典史望以言諧請，孝廉初不肯

，既諾之曰：蒼鷹飛過村舍，見鷄雞羣啄于下，即思攪之，

此鷄見而知懼，呼其雛雛而度之以翼，鷹既去，雛曰：母

何以不畏鷹？北曰：吾有冠在，故不畏也。雛曰：兒亦有冠

，北曰：嗟！兒乎！兒之冠，母乃大小乎！蓋典史官最小，

故嘲之也。一座闕然而廢矣，典史亦無可如何。

異聞

龍堂：稽神錄，唐僖昭時魏州人羅宏信投寄高唐田氏，田氏撫愛如子，遂冒姓田氏。會浚井，南下忽有龍自井出，雷雨

交作，衆皆驚悸，宏信自井出，神色自若，後以軍功進爵豫

章王，郡迎田氏夫婦，事之如父母。及歿人為堂於龍井之上以

祀之。在州西二十里。（一）統志

海市：歐陽文忠公修，奉使河朔，適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

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土人謂之海市。夢

溪筆談

鳴石石：鳴石山巖竊百餘窟，人以物扣巖，聲甚清越，昔

太康中，進士田宣隱于巖下，常拊石自娛，每見一人著白單

衣，徘徊巖上，及晚方去。宣令人擊石于巖上，潛伺，俄然果

來，因速執袂詰之。自言姓王，字仲倫，衛人，周宣王時少

室
與山學道，此頃適方壺，去來經此，愛此石響。故輒留听，

宣乃求聞養生，唯留一石如雀卵，初則凌空，百餘步猶見，

漸漸烟霧障之，宣得在舍之數百口不飢。百陽雜俎

鼎氏好鬼：鼎公輔，博州高唐人，性好鬼神，凡有所往，無

論遠近，事無大小，必叩諸神，神以為可則行，不然則已。

又酷信巫覡，叩淫祠尤謹，歲月滋久，禱諸神多不驗，於是

懈怠之心生矣。翻成數悖。以六月正午坐堂上，僕妾在旁

，忽聞訶叱聲，注目凝視，見數少平黃衫小帽，玉帶綠鞵，
 振袖過庭下，人物才尺許而歷歷可觀。聶震駭，呼家衆悉至，
 所覩儼然，皆驚走出外。少平者冉冉騰空駕雲，顧從史以
 日綫一縷繫紅炭一椀，長三尺，置於屋上，其去稍遠，聶愁
 疾竟不起。(夷聖志)

華歆識異：華歆未仕時，常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
 二吏詣門，便辟易，却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
 籍當定，奈何得往？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歆拜
 曰：當典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乃自知當為公。

奇光照寶室：元大德中，閩復始生，有奇光照寶室。（郡志本傳）

海中假潮：胡璉州人，為泉州同知，泉瀕海，來往居民病涉于舟楫，璉欲為橋樑以濟，革潮澳不能置底石，遂為檝達於海神，借潮三日。投諸海，翌日，檝浮于水面，書一醋字，識者以為二十一日酉時潮息，擊石預為備，至期潮不至，遂壘石底，越三日而潮至。

瑞葵五萼：明天順三年，州學西齋號房，間多種葵，是年葵光兩花，其萼相並，庠生梁錦有秋闈復兆兩葵花之句，又云，

除去前花，如再並開始為信然。後果開二花，愈奇麗，是科

梁錦魁劉奎果魁舉鄉荐。又同登成化二年進士第，錦舉果之

以為瑞云。

析薪獲龜。

嘉靖辛丑九月朔土人采薪得龜一枚約四寸郡人高忠收藏

下錄

地置蝦蟆。嘉靖辛丑，六月二十一日，州前大壁之北，雨餘

，地中偶露一蟹，內有蝦蟆，背有白線，地方焉秦因以獻諸

州守。宋淮命登之西域隅，越三日代巡何公至，宋往迎之。

至博平暴卒。識者以為發此不祥，因致祭迎藏于故地，及丙

午歲同知房朱道修甬道，復掘出，月餘輒以事去官。以上舊

志所載內有夾仲別詩一則，因非異聞，故移列于軼事，又有

流星照空見鯢死，亦不復錄。

賈生積習劉知足，字常樂，史家莊人，曾在前陝西督軍陸
建章部下，歷任軍械處處長等職，於民國二十一年，歷歷職

月初八日，史家莊之後市會，例平有臘八節之習俗，農商廣
 集，為平時所不經見，劉應友邀，同作鬧市之遊，路經馬市
 ，一人携一驪，意欲出售，但該驪生性殊烈，人均不敢近前，
 否則必被踢傷，劉經此處，該驪則馴甚，雖以手撫摩，除吼
 吼作聲外，並不反抗，劉異之，揀鬻驪人稱，因該驪烈性難
 馴，並將乃母小腹踢傷，致罹瘋癱之症，故願賤賣出售，劉
 以該驪獨對其服馴異常，因出價洋八十元，將該驪費歸歸家
 之後，每日飼料，劉必親與，但除飼養外，農事上因其性烈
 不能工作，二十二年，廢歷二月初二日黎明，劉飼料時，即
 見該驪水門之內，露一狗頭，頃刻產出一駒，全身作駝毛色

其特點(一)兩耳且尖，內外雙漩。(二)頭正面當中，有福壽漩。典

長壽漩，各一。(三)鼻尖左右，有平龍出鬚漩各一。(四)頭下有

毛。(五)兩前有提柳穗兩朵。(六)兩前腿脰作月牙形。(七)蹄心

作凹形，蹄肉柔嫩生毛。(八)背生通鬃。(九)身有珍珠毛。(十)腹

下左有有麟花十朵。(十一)尾作扁形，線上十一特點，為驪馬中

所無，且詩人詠劉。因爲軍職，故平時投以軍常用語。

能依言動作。劉將驪帶至天津，公開展覽，旋携回魯。

驪贈韓主席云。

三足金蟾：民國二十四年於城內發現，蟾共三足，前二如

後無尾而為足，或異之，後為當局所聞，索去之，不知所始

，惜當時未留影片。

人形首鳥，世傳何首鳥人形者絕少，其可貴重，鄉人在唐公溝橋底下掘出，完全人形，殊為可怪，有謂係人偽造者，但觀之，絕似生成，附片於後以俾參考。

老婦生子：民國二十四年。西田樓莊高克第之妻，年七十五歲，忽孳而生子，但產後母子俱亡。

四足麻雀：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口莊郝殿邦之子，獲一麻雀

，四足有四穀道。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口莊郝殿邦之子，獲一麻雀，四足有四穀道。

山左雜考 舊志

山左劍蕨之桑皆南中所謂野桑者也若仿照南法區種小桑株以桑接桑如接果然則不野而家次平即堪采葉不數年而鬱茂成林

况且東者蠶桑較南省更有五便東者河身高溝血不通往往水旱蟲傷之是虞惟蠶桑可以濟五穀之窮且東者春多晴養蠶桑尤為

相宜不似南省之春夏雨害便一南省地僻重東者傾平東者曠地及五校不豐而桑性不畏曬便二南省婦女習織花二刺繡地方宜

苦者桑小多桑爰則不勤而比蠶使三南方卑宜桑易生蟲故區用

不取桑木東省道北方高燥不但葉宜蠶而木質亦佳堅良製一切器具可取材使四南方劍蕨專以桑東省則兼用柘桑且有野蠶可

食椿樹自能成苗便五蠶桑前云每桑一標約米葉三四十幼有桑五株可育一幼絲之蠶每地一畝種桑四五十株收繭八

九胡位級十餘所若種桑用三隻餘隙坊就難而孰易利孰多而

有能辨之者惟小民可與樂成難與謀始要在實有司事

也二三畝或一
二家共祖數畝
祖錢人工所費
無多費七八千
成

桑苗成桑苗大
如指分種請地
又通平而成根
桑漸開桑老葉
益

去附枝每自虎
肥一次澆宜擇
晴日種桑苗宜
二月上旬晴天
宜高

埋根使四寸勿
從縉厚壓土力
踞之地中邊俱
起溝直使澆水
桑

明年成條又剪
之枝壯成幹遂
剪其餘以開季
年於桑上抽條
剪

不接者為野桑
有尖葉有碎葉
團者尚可尖碎
者不中

入桑本成字交
橋間即截心好
桑條三寸削其
末冷蕩如蘇葉
插

活二年以後接
條壯則截去野
桑之不成根桑
矣陳彦諱所之
德

子湖中蟻種買
桑于蒼人之來
者以課氏由是
春蠶二甲春蠶
以

之柱植書種桑
五月取槩置水
中濯淨取子陰
乾之肥田十畝
荒

不耕者善好耕治之黍稷子各三升三合和種之黍稷生鋤令燒
就同適黍熟後之黍生正與黍高下平以利鑄川之曝令燥以火燒

之黍至來春生一畝食三箱籩按黍一本作大麥俗說以耒耜
雀取其糞拌土即生盤黍簡編夏初耨熟即可種留至二三月亦可

以熱地打土一柱細澆糞水掩起寸許切可糞桑說春初取桑枝大者
抵地橫抹一柱通掘熟地埋之法亦便

長三尺許橫壓土中上掩肥土約厚二尺半寸後萌芽漸長三月
後可四五尺次平丘春前後剪開殺他處二三年即成根把按伏人

壓桑亦活前桌司李文耕手札種樹做到透徹其餘興除之事勢
如破竹矣每念地方官苟有愛民實心則有地制宜均有可辦之事

隨舉一端做到透徹處即可以垂之否括如費州向無蒞利有應城
陳公諱玉登者由江西同知推望遵義府見遵義地多產稼可以銅

免差餉廣造人至山東購買蠶種初年不出次年又差人再購並
雞遂捐廣造人至山東購買蠶種初年不出次年又差人再購並

收買蒞絲每年有七八十萬出息有正州吏目徐公諱潛平者係
嘉興人亦仿照陳公之事遣人赴浙見種教民養蠶其利亦興至

不公母平有一十餘萬出息此兩處民人於陳徐公家戶稅祭祀
不忘恩在題請祭祀查陳公徐公在任時善政必然已無可查考

惟教民飼蠶端做得造激送能組豆不泐且徐公一村平而實
心為民亦有不朽事業披展高位而浮沉敦行卒至實山空回者

其賢不肖何如也曹縣志曰陸欽輯以蠶桑附之欲以人力盡地利

也且舊志稱尹利用以桑田百畝養士闡後廟學碑記云蒞川產久

矣今清路而南鄉尚有種者夏初收莖如麥有秋若以著菰增雜糧

捕蝗錄舊志

蝗之所自起

蝗之起必先於大澤之涯及綠盈綠涸之處若人以蝗為蠶子所

變而成確不可易在水長盈之處則仍又為蠶惟有水候涸草備

地有蝗無容疑也既不得水乘濕熱之氣變而為蝗故涸澤有黃葉

變為蠶其記云江中魚化為蠶而食五穀太平御覽云豐平蝗

蝗之所由生菰在日上編子入土華生者在日下此可別

子蝗既成矣則生其子如禱聖略黑土萬九之處用尾或入土中其

白汁新及充實因而分顆一粒中即有細子百餘五蝗之生也
飛有食其子之下也必同時同地故謂若蜂房易尋覓也

老裴云端之初生如未粟不數日而大如蠅能跳躍行是名高
端又數日厚飛而起是名為蝗所止之處噪不停喘故易林名為

飢蝗又數日而孳子於地地下之子十八日復為蛹蛹後為蝗
環相生害之所以廣也

蝗之所不食
之所不食者豌豆菜豆豇豆大麻蔞蔞芝蔞薯蕷
水中華菱蝗

亦不食若將擇草灰石灰二者等分為細末或糞或餵
上蝗則不食

蝗之所懼
飛蝗惡樹木成行或種穀森列每翔而不下畏金聲砲聲聞之
遠舉鳥銃入

紅白衣襖傘然而逐亦不下也又畏金聲砲聲聞之遠舉鳥銃入
致或福未擊其前行前驚奮後者隨之而去矣

此數法不可以類而推爆竹流運皆其所懼紅線紙旂亦可
凡蝗所往之處非草不存一落回間頃刻千敵皆盡故欲逐之非

蝗之所由除
之所在木深草之中者每日清晨盡象草摘食露體重不能飛

直用為英樹之類左右抄樹傾入布囊或蒸或煮或搗或焙或
根坑焚大烟入其中若只掩埋隔牆多能穴地而出蝗在干地

者宜板坑於前長間為佳兩旁用板或門扇等類接連入等橫列
存裏發喊手執木板驅而逐之必於坑內又於對坑同掃帚十數

把見其跳躍行上者盡行掃入覆以乾草發火燒之然其下終是
不死其以土壓之過一宿乃可一法先燃火於坑內驅而逐之終

云來昇炎火即此是也
蝗若在飛吟之際蔽天翳日又能渡水攢洽不及當候其所落之

處糾集人眾各用繩兜兜取盛於布袋之內而後致之死
此上三種之蝗見其既死仍集前次用力之人昇向官司或錢或

未易而均分否則滿屋者或肯出力無產者誰肯徒勞古人立法
之妙亦嘗見之於鄉鄰矣列之於後

蝗之所可滅
有滅於未萌之先者有尋宜查地方有湖澤水涯及在盛生涸之

處水草積於其中者即集多人給其工食燒水涯及在盛生涸之
其燥乾以作柴薪如不可用就地燒之

有滅於將萌之際者凡蝗遺在地有司當令居民里老時加尋視
但見土脈墳起即便去除不可稍遲時到將手到官易粟糶費

有滅於初生如蟻之時者用竹作掃非唯擊之不死且易損壞宜
用舊皮鞋底或草鞋舊鞋之類踏地搗搗應手而盡且使小不傷

此法
張牛皮可裁數百枚散與甲類使可收之關外司亦用

有滅於成刑之後者既在為蟪蛄間溝打捕掘一長溝溝之派廣
各二尺溝中相去丈許即作一坑以便埋掩多集人眾不論老幼

沿溝掘開金聲則必跳躍漸逐逼溝鑿則大聲不止蟪蛄入溝中
鳴鑼鑼開全聲則必跳躍漸逐逼溝鑿則大聲不止蟪蛄入溝中

勢如注水眾多用力掃者自掃者自撲埋餘埋至溝坑俱滿而止
一村如此村村如此一邑如是邑邑皆然何患蟪蛄之不盡滅也

果能付之于未成將成已成之後醜類自滅何至蝗神如雲荒田
如海但窮民非食不生苟不厚給活其真家謂昔多人合力不盡

滅之而不已哉雖然給之厚矣有司若不親加料理烏知弗力
胥之所侵食也故撲除之法有二一在責重有司一在厚給衆力

敢錄前人之善政以為後世之良規焉
各書載捕蝗之法詳矣唯此簡而且賅直光十六年奉藩司劉

昇平
口頭發護王載于篇
改集久矣所愁苦者歲或不登耳然轉歉為豐有休無咎雖曰天

時豈非人事哉州境地土荒而不治者少間遇災稔不外旱澇虫
三者而已水溢為患未可旦夕謀也亦非一州一邑之事也尋原

委于河間溝渠于際地方域川渠具載於前如何使民而下
於擾民在善為之而已至于早乾之甲來手無策唯恃祈禱之一

名誠系耳若夫蝗蝻則人力易施故錄各條於後俾州人士咸
觀而得驅除之法民治之國甚便于官治之也嗚呼宜獨捕蝗也

109

舊志序存

明林文俊序

古者列國皆有史自秦罷侯置守宰而列國之史廢於是郡邑之志
寢興焉志蓋史之類也而其所載則史略而志詳作志者非具良史
之才則亦莫之能為也予嘗病近世之為志者非太繁而失之冗雜
則太簡而失之遺漏其或免於斯二者則又其議論或詭於正道其
是或^非謬於聖人而其大謬甚焉是志之難尚矣非志之難作志者
之難其人耳高澹州舊有志六卷天順庚辰學正盧瑞修之今六十
有五平矣嘉靖壬午儀真王君以進士來知州事亟欲重修之屬當

兵民^後居官廨多燬於火有司露居以瀝事迫及他乎甫期歲政教大

行百廢寢舉於是乃出所藏國志諸書命庠生李潛等窮蒐博訪分類編纂凡十句始克成書總為二卷其所當書者雖細必錄不嫌於太繁其所不當書者雖鉅必遺不嫌於太簡其義例嚴矣嗚呼是志成而後疆域之廢置風俗之升降人才之盛衰官師之良窳民賦之登耗燦然如指諸掌不惟為政於斯者因革損益得其所資而凡有志之士欲考四方之故者不必親履其地一展卷而盡得之矣此其所係顧其小也哉然非有良史之才則亦不足以與于此也使今之為府州縣者皆能究心於是而天下無闕志矣以志之詳補史之略而天下無闕事矣昔宋景文公出知鄭州猶兼修唐書是以有司領史職也予故因事是志而有致望于今之賢有司焉君名大化南畿

鄉閭第一人其舉進也。於是有場屋之雅故以志屬予為之明林文

俊撰

明金江序

高唐州新志成紳縉先生僉謂江當有序江不可以序辭曰志史也

古者史以紀事昭往式來明道考跡識因稽革先白經世宰物敬

權也秦易封建為郡縣史亦隨廢而志隨典故統志通志郡志州縣

志斯作矣志也者史之遺也高唐居中原衝衢海內兵作先被荼棘

金元之際干戈倥偬為戎馬蹂躪之場迨國朝混一列聖相承仁漸

義摩百八十年來四方文治葢庶成矣天順間學正盧瑞作前志雖

而州守王大化作後志江求而覽焉盧志略王志蕪且多漫漶不存

又其廢者三十餘年識者不無憾焉嘗聞時有升降政由俗革今景
 運熙洽正修典章隆文獻之時而况中原名區如斯州者乎迺謀諸
 甯長我山胡子胡子有志纂正而史事叢委日不遑給咸屬筆於江
 江不揣固陋通據前後志證諸經史纂諸郡志旁搜博採訂訛補漏
 三閱月而脫稿質乎胡子裁定之優投鄉薦士熊子芝太學生隸子
 伯澄崔子若無庠生劉子仲龍而雙校馬_撰遺_撰播寶為圖四為表三
 為紀二為志為述為傳為類各一總為綱七為目四十有一附目十
 有一廔為七卷圖地景而方輿備矣表編年而古今稽矣誌天文而
 星土昭矣紀地理而典則具矣述政治而官政著矣傳人物而士習
 勸矣類藝文而文獻嚴矣記雜述而見聞廣矣又迨年始克成編其

於因風設教稽古作則者不憚力助焉昔司馬遷作史記其文雄深
 雅健為百代文章之祖而班固識之有序道德先黃老而後六經之
 目夫遷良史也未可輕為譏評然班之言後世亦無貶焉甚矣著述
 之難也矧舊典湮滅後學家聞其能無掛漏之弊偏頗之失乎審覈
 致雅尚有賴于後世之博雅君子也庸書以告嗣官茲土者明同知

全江棋

清劉佑序

嘗搆用修纂四川總志廣搜三代金石鼎彝之文最為詳備而後以

雄文健筆文采葩流覽之

如觀樂洞庭之野而閱戰昆陽廣武之間

斯宇宙之奇說也

予讀

用修浸失史意志史之滋鱗事史又實本

春秋乃經世之書非誇多闢塵止以悅耳目之觀已也其大旨別淑
 惡昭勸懲以佐賞罰之不逮紀名物象數以備典故又其次也使郡
 邑而無志志而僅以悅耳目之觀則勸懲廢矣賢愚同一邱之貉而
 城郭兩亡其○將蘭芷典蔓草俱委而祥麟典禘祝偕沒矣可乎哉
 故志字質勿華字簡勿繁要不失史典春秋之大旨而可矣嘗考
 者生子聞史書之間者二十五家之謂也二十五家且有史而況于
 郡邑乎予嘗于受書時明此意初任新春廷請紳士纂修新志書成
 亦自斐然量祿海陵文獻之邦古煤可稽英流鱗萃始設局鳩工而
 予以報罷歸矣補繼魚印魚印為東郡要地每覽前史古卿碩彥代不
 乏人予綱之初即欲綱羅遺事續成一郡之書而舊志無存無從

着手後未華允先從浙中覓舊志二冊見寄急披閱之脫略漫漶不

可識乃奉州州同義烏金君所纂修者其書至嘉靖癸丑而止迄今

已百餘年矣抱此遺編稍覺統緒可尋欲便續加修輯以酬夙志適聖

天子稽古

右

文有各省修志之旨功令炳於日星予益不敢以不敏

辭矣但魚印屢遭兵燹披斷碣于幽陔徵往事于警宗極意採訪十

不獲一所幸襄陽之耆舊猶存東魯之靈光尚在得以依風請教而

條友諸君子或名高虎榜或望重鱣堂亦皆以豐才博學匡予不逮

學校諸子亦代為檢閱咨討憐枉苦心友人津逮遂衣囊集而閤扉之

彬彬乎覽有其文矣予則秉以虛公加之詳慎奇麗博雅雖不敢筆

用德後塵然別淑慝而昭懲勸亦期不夫史典春秋之大旨而已知

州劉佑撰

三序舊志並
列藝文志

清龍圖躍序

州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史以昭崇信示懲勸紀實以詔將來以有
 闕於世道人心者恭重亦恭嚴也乃云志典史媿美似誇非誇也今
 天下幅員萬里聲教遐暨南至於臺灣北至於蒙古諸部落東抵於
 三韓西抵於三苗邇秦漢而超唐祚千古所未易有戎聖天子御極
 五十一平屢下蠲賦之詔開解網之仁揆文奮武地平天成亦有王
 所未易見禱歎休哉版圖之孔厚風俗之時雍且梯山航海莫不率
 俾來享來王舉凡雕題黑齒之邦日出無雷之國成獻琛奉朝稽首
 天子豈非奉三無而撫九有之一人有慶乎乃軒念直省如息元元

特命儒臣修一統志且行取曲沃賈中丞刊行陝西河南通志為天下

作志令式使臣工士民知所適從誠哉一代之鉅典百代之憲章也

圖擢前承三江南散官六平槐府貳篆者四載每見各郡志邑乘留

心繙閱始信志之真史實相表裏者也史約而志博凡興圖之既安

山水之流峙人物之貞邪官師之臧否興夫學校之或廢或興賦役

之或輕或重戶口之或登或耗風尚之或儉或奢及於城池祠祀何

宜亟繕修溝洫興梁何者宜圖濬治兵防驛遞何者宜酌減增祥瑞

災疴何者宜勤修耨循其初卒研究其宏纖張弛因革標榘榘補編

於以奠民生而補治道惟志為衡是故經濟之士不出家而天下

事如指諸掌焉故志之號美於史極誇實非誇也圖確自己五核奇

是邦見舊志自癸丑迄今幾四十年不為增輯不特棗梨殘闕夫次
 在帝虎魯魚之誤註承渡河之疑而其間披英註秀紆紫擁皂孝姦
 忠貞淑德懿行泯無可徵將何以示信從而成一州之志也郡圖躍
 不揣固陋課司民牧旬維上之不能為聖王立不巧獨之事功下之不
 能為一州二萬戶興永遠之利濟惡焉而慚悵焉而懼於一二公事
 外屢存修葺舉廢之意有心無力徒托空言而無補於世是以此修
 志之舉所不敢緩者也爰廣搜博採摭拾見聞質諸輿論有者登之
 亡者補之未盡者續舉而增入之皆二三親友考訂至再竄賈毋文
 寧滅勿誕以期少有神於世道人心除事沿事實增刪損益惟求可信
 可考而已至格忠孝之軼事節義之苦心三致意焉有美心傳有德

必錄勿附會勿夸毗以其可崇可信可勸可懲無愧於心無玷於志
而後即安自於歷春克寬其業所喜者信之於今得以傳之於後所
懼者搜羅怨未備採訪怨未周端有望於後之同志者循舊增新補
遺續（維）志心為之不遺餘力此又一州之深幸也夫龍圖和州序

清華一譚序

高唐之名舊矣肇於左氏傳於孟子雜出於史漢百家之書其間有
盼子之武略劉實之清操華嶠之著述閻棻之文章炳炳可稱迨
清朝鼎興旌麾方面後先勛業相望遐哉盛矣何莫非士厚風醇
以發為人物之先華也哉余自滇中別駕來守是邦至官見其地南

通吳會北控神京嘉禾輻輳允為往來孔道息欲咨求文獻考稽典

章而經時昔灰燼之餘僅得一編於劉龍二公撥拾之所獲且近今
 目見聞耳苟不及時蓄貯又將同於澹烟冷草漸滅以至於盡為蹄
 蹶者久之既已先務是急新文廟作泮宮設義塾於各鄉幡更首臺
 咸為鼓舞率從乃詢於衆曰州志之無徵也殆四十餘年矣曷續詩
 余曰諾遂適老成諸生八人分行四隅凡金石之錫棗之刊青箱素
 竹之記田畝桑婦之談無不廣搜博採俾其無墜於闕既乃開館分
 局廣延名儒發凡起例提綱振目浹月而告成將謀開雕名之曰續
 志由於雖劉龍二公而為書也或詰余曰是豈不可以專家自命而
 胡謂續為余曰不然夫朝有良法而無以承流而宣化者怠也野有
 善俗而無以揚清而激濁者恥也國家幅幘四重無遠弗屆列坐深

仁厚澤淪入肌髓恭逢皇上崇道石文禮明樂憐余小臣得在傳領

餘閒討論典故克成此編雖於劉龍二公前書不敢曰踵事增華然

異日者太史有採風之舉司市有納價之陳將以考魚印之往事資

經國之宏謀或庶幾於是書猶有取焉何不可以續志云乎哉知州

畢一謙序

清徐宗幹序

古治州曰牧牧者知其利而字之知其害而芟夷之必先辨其疆域

識其物產審其風俗徵其文獻周官所謂周知地域廣輪之數字道

四方之政者此物此志也昔之司牧者抱殘守闕於兵燹煨燼之餘

輯為成書俾後來者得有統承藉功良鉅矣久之又久而沿革廢置

今昔殊異者舊典型漸將殘缺湮沒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官斯土
 者不能謝其責焉夫一行作吏此事遂廢役役於簿書期會之末而
 於制度文物學古入官之道闕如者陋也躬膺民社之大而寄情豪
 素抱儒書弗釋泥古而荒今者迂也余自癸巳春由秦山量任此邦
 疆域不過百里民多樸愿惟典十縣交錯良莠雜糅去姦賊養嘉禾
 余不敢以迂治也捕之逐之置之法而屏殺之民心秉奠豈甘蹈刑
 刃哉同或不登也比平秋熟犯者鮮矣後為宣道鐸之今立課士之
 程嚴左道之禁申保伍之鈎待罪三載而惴惴焉惟恐隕越是懼乃
 者都人士繕宮牘行鄉飲禮舉孝義貞節士女旌其閭並以志乘請
 余不敢以陋自安也溯自華在續編以來將近百年稽考則遠者無

徵咨訪則難於核實有志焉而未之逮讀嘉慶五年新修郡志得以
 採輯增補合前志續志並纂為八卷未敢遽謂可信可傳而所謂疆
 域廣論文物擷益因可周知其數藉以求無負牧民之稱而已唯是
 才識謏庸鞅掌糾紛率而成書聊存規畧修飾而潤色之循舊增新
 補遺繼續以俟後之君子知州徐宗幹序

清周家齋序

高唐州之在春秋齊之西鄙境也元以後改升為州其初一邑

而已其地四面平楚無高山大川清靈淑秀煥燁鬱積之奇

可生殊技異能創鉅觀以名世又未聞有造化之妙莖生之巧如

虫魚禽鳥之凡可新觀聽者噫是故搜羅散佚成一宋言弁諸志首

不猶橫滂之於河海，稊米之於太倉乎？雖然，吾聞之物之尤者，其性
 殊器，雕績者，冀賈疎民，佻巧者，其天滿。故上古氣民，樸中原之土，敦
 琳瑯，瑚琀，瑁翠，羽犀，象齒，羊蛇，龍涎，不產於中土，不重於聖人，而遐
 荒化外之氓，乃至忘生命，觸蠻瘡而求之，抑多見其愚也。聖人者，關
 物成務，意在持久，倡為務本抑末，濬源節流之法，累千萬言，以為中
 土士庶人命，俾各安其恒產，以養生送死，長保無虞，而又設為刑禁，
 俾不敢為高曠恢詭之談，驚世矯俗之行，以趨於純實而孝秀之。此
 靈異之產，乃亦往往不足見，以此知道氣之感神也。州之有志，所以
 情後，藉軒輿後，眾者，採風俗考得失，知從違，耳非門富麗也，而高唐
 州志自乾隆以至道光，屢有增續，迄今又六七十年，其間迭經兵燹，

變為樂土。內俗敦龐之善。孝義無忝之風。代興代起。頗有足多。宜守
 土者。毋令湮沒其地靈之功也。况當朝廷勵精圖治。百度維新。各郡
 縣改弦更張。非詳之志。乘無以為微。則茲志之所以續修者。固不特
 纂舊聞。開幽巖。紀實佚。旌死節已也。其民氣之奮揚。學校之變革。方
 得新耳。於委葢擊靈竅於渾敦。而要其歸亦無繫乎。統王務本之
 意。以勵民者。佑民耳。此則有司所宜殫究。而不容引喻失當。譎讓未
 遑者也。齊守茲土。五平矣。秉性誠樸。政務因時。不敢以迂拘為信古。
 尤不敢以愛古而薄今。嘗觀然而海五洲萬國之衆。其能自強於羣
 雄之間者。其大經大法。與古首聖人。間有一二不謀而合。兒其幽莽
 滅裂者。類不免於商君秦法。是昔嗚呼。世豈有新舊哉。亦視乎新法。

何如耳爰不可不登之志乘以憐後來者有所考鏡而採擇焉光緒

三十三年歲次丁未仲秋月知高唐州事合肥周家齊謹序

纂修姓氏

龍志纂修姓氏康熙五十一年

知州龍圖躍州判呂國祚學正尹長祐訓導蔡一凌吏目錢玉培驛

丞郭駿舉人王冕副貢辛潤拔貢張夢曾廩生許應聘高朗張典朱

劉俊監生朱鎮

畢志纂修姓氏乾隆七年

知州畢一謙州判戴光陽學正孫嘉言訓導王曰廉吏目孟可權舉

人執賢舉張燕朱杜忠王璣貢生劉九成王裕基廩生孟道高杜天

篤張輝王作睹李作檢許方勳張象籬

徐志纂修姓氏清道光十五年

總纂知州徐宗幹協修州判梁大受德毓學正高喬雲訓導李潤

吏目楊式材編輯職員陳仇劉安泰徐經邦舉人杜汗分校程

貢曹申祥舉人陳兆祺馬鴻達劉鍾喟李秋元郝伊蘭採訪貢生郭

錫祺拔貢楊繼立貢生武成宜廉生李連芳林其駒楊孔安庠生孫世亨李鴻

楊繼書州人李連登高德裕石蘭亭校刊應城李連春

採訪候郭北俊楊福昌杜長義陳大勇張慶康杜存仁武北鳳

徐維城陳榜王長田克周瑞廣治王楊春王郭

王曉村張恒華賓鴻張志純楊照林念張文王學朱張文趙允

孫 鷺 翔 王 汝 勤 成 于 鳳 梧 林 保 胡 九 呂 齡 王 黃 寶 李 金 相 之 鳳 杜

王 潤 李 匡 林 晉 華 連 劉 大 白 呈 李 頌 馬 柄 緒 宋 光 王 維 斗 葛 履 于 鼎

却 振 清 宋 張 鳳 翔 相 峯 奇 王 書 常 王 安 成 賀 利 楊 登 承 基 王 克 廣 楊 實 榜 登 登 李 法 言 王

徐 華 趙 國 善 張 荆 相 華 中 桂 劉 閔 趙 韓 庚 趙 諶 陳 汝 華 呂 儀 田 壯 方 靜 王 以

黃 雲 世 楊 琴 桂 陳 國 齊 遠 大 海 鯨 趙 禮 衛 田 廣 士 詒 白 簡 亭 回 琴 鳳 田 世 高 道 經 解 曼 履

王 潤 萬 全 傅 星 趙 垣 長 劉 瑞 王 徽 恒 昌 石 友 李 蘭 希 聖 又 田 瀨 克 賓 宋 光 董 燧 汝 舟 徐 鴻

楊 汝 五 林 維 堂 井 北 鳳 林 安 居 劉 敬 趙 曾 柱 劉 讓 李 桂 李 葵 卜 王 文 張 顯 曹 維 郭 汝 詢 曹 維

邢 振 和 餘 孟 觀 修 學 宮 碑 陰 題 左 詳 學 校 考

周 志 纂 修 姓 氏

總 纂 知 州 周 家 齊 協 修 州 判 熊 守 先 訓 導 張 爾 梅 吏 目 吳 樹 聲 編 輯

舉人鞠建章分校貢生杜友槐序班李英華廩生董紹棠增生汪在

文繕書楊鶴林採訪候選訓導張學篤附生田曰文廩生黃子洲貢

生李昶義附生趙郁文廩生候來之貢生金登瀛廩生李錫麒廩生

梁金題大賓王登焜文童楊鶴林

舊志弁言

龍志弁言

青 康熙五十一年

一 高唐為山左名郡而舊志止於明嘉靖癸丑後屢遭兵燹書板被

燬無所稽考前大夫劉書拳拳於此而不能循其統緒商朱華允先

生從浙中免舊志二冊寄回始得續輯至康熙癸丑告成越今又四

十年矣茲博訪耆舊傍証書刻印古裁今虛誕無據者刪之簡編可

述者增之舊事有遺者補之新事可書者列之雖探搜甚嚴或平遠
 事湮或知識未逮徵索有闕副採訪未全不能無遺憾云。一州志採

集諸書祖述於禹貢周官參註整於春秋左國星野則按諸周禮輿地

則今諸廣輿考山海記水經注學校祀典則稽之通考通典綱目會

典諸書職官宦蹟則考其遺愛探諸輿論人物則輯諸歷代正史卷一

各省通志久奉旨以陝西河南志為式郡邑諸志自應取法二書茲

志刪繁就簡雖不能全以為準然體例規模實不遠矣。一高唐山

見方勝輿覽鳴石山見酉陽雜俎馬頰河見爾雅禹貢九河之一自

大名府開州頓邱北迤朝城又北經莘縣堂邑觀城清平諸縣界入

州西境又東北迤津期東達于樂陵入海深河在州西二里即黃河

之支流鳴犢河在州南三十五里按漢溝洫志云河決靈鳴犢口

此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之死臨河而歎此各編中所

引証者今山無拳石水無尺流將何以求盡信乎悉存之以俟博古

者之考証可也。一高唐春秋戰國屬齊秦罷侯置守漢設郡國

以來為高唐縣屬青州部平原郡元至正中改縣為州屬東昌路明

屬山東布政司東昌府清朝因之與聊堂博在清寧館冠恩等縣同

隸東昌守茲土者一樹一碑皆甘棠之餘蔭自盼子迄於今或述

稽正或近訪遺愛皆詳載之。一志以揚善亦期紀實故凡德業

名賢叙其事於前再為紀傳於後其餘忠孝節烈篤行有一善之足

錄者未敢或遺倘白圭有玷或難以備列幸秉禮君子甘鑿之。一

窮鄉僻壤闡賢媛其艱貞苦節得聞之採風之紀中壘纔什伯之

一二耳既無從強為去取何敢沒其行實今惟刪厥浮華不敢遺一

姓氏以仰副司風紀者闡幽表微之盛意。一藝文查陝豫通志凡

序記題詠俱附見各類之後使披覽者頭緒井然。一科目恩拔歲

副難以查考者不得不闕非略亦非私也。一是役也深藉鄉之縉

紳士君子與二三有事於茲土者之肆力而搜羅披閱證古裁今則

餘姚李霖庄山陰趙卜世吳門施繼常也

舊志十三條今存十條稍加裁節原本漫漶無可印證者謹從闕文茲前人纂修苦心共見於此後之續修者得有所承藉卒亦不

出其範圍也故不敢圖新而舍舊云

畢志弁言乾隆七年

一州志前明有王虛金三書止於嘉靖癸丑兵燹於此中州守
劉公於燬盡之餘僅得二冊羅蒐拾後州守龍公更為補綴俾後米
四十年事蹟不致散佚實此志之權輿也劉龍二公苦心偉功不可
沒也。一劉志作於康熙癸丑龍志作於康熙壬辰相距四十年龍
志亦僅補綴此四十年間事間有刪潤較舊文頗為雅馴至每卷首
弁言或出一二已見大半仍本劉志。一作事創始自古為難前人
於史書多踵事增續近則史告成亦云本之華亭舊稿此書僅續龍
志以後三十餘年事別為一編附於龍志之後即有新得亦僅補舊

缺。一館閣諸書考覈精詳度越往古天文地理禮樂兵農悉有典

有則山東通志為省志乘總匯斯編取材極廣無敢缺漏。一纂輯

有二難曰考古精覈曰微徵今雅潔舊志詳於微今而短於考古如載

鳴石山今在州東一培塿耳何以云岩高百仞也不知古之高唐今

之事邱故孟子曰齊右又如守佐自唐至宋不乏猶良概置闕如此

類宜宜考証：(一)善善從長亦貴實據良牧名師賢紳英士以及鄉

曲獨行巾幗完貞無不考核維嚴方為登列如前志已載者亦不敢

妄憑憑私見增補原文：(一)詩文為志之緒餘亦必切於是邦有闕政

治風化者始堪登載茲於古今著作採擇尤雅其應酬祝釐之詞似

宜省汰：(一)卷末列有遺事詩話裨官所以佐談諧廣聞見也舊志

如舊御史餞別之詩羅節使汲井之詞有乖大雅。舊志十餘條其無聞目筆考

同証証者錄存八條首叙利志創始之尚所謂數典不忘今之規首五有

同心固不可以自勒成書而去其藉亦不敢廢廢前賢之功為已者也

故典龍氏例
言並存之

徐志弁言道光十五年

一舊志似有目而無綱茲以編史之例分為圖十紀二表二考六傳

二錄四而各以類源焉。一志兼詩風土而書康平所以表昭代同

文之盛在昔鑾輿臨幸宸翰輝煌臣子所宜恭繕以為此邦之光榮

也謹登首篇舊志勅建朱昌祚碑文載藝文志今敬列於天章紀巡

幸之年載感典紀一續志例言云龍志每卷弁言或出一二已見大

率仍今劉志假借湊泊之句人稍訾之然實劉志之陋也余竊謂不

然志在紀實非以文為貴前人樸質直陳正後人所弗及作難而因

湯沐河是今而非昔也因地成志唯在溯因存典章官斯邦者丁

輜軒生斯土者無忘名氏譽風俗以標勸懲而已無
 夸闕為能是以斯編之成唯於公餘手訂查核檔冊則任吏書譜訪
 編纂則典二三生徒共之無事延賓問館懶祭羣編然亦簿書無暇
 且自忘其困陋故從而為之辭曰(一)舊志於乾隆壬戌以後賴有嘉
 慶戊辰新修郡志以次增續近年則採訪較易表帙無多用力少而
 成功速唯郡志之井井可循也其體例則參用前修泰安縣志(一)編
 修志乘或昔畧而今詳或昔繁而今簡若依樣抄胥固無取乎修也
 然未敢辨駁指摘以前人之所短形後人之所長其體例宜酌易者
 如舊志學校歸建置而無書院社學之制壇廟入建置而無古蹟冢
 墓之名選舉及例監雜科而畧於優貢鄉紳人物及隱逸方技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然不能確指所在存焉疑可也舊志綿駒列隱逸其亦蹈附會之戒

歟唯盼子墓在潤河莊西詢訪父老皆以為傳信然按盼子守高唐

舊地當在今齊河境也漢以下更書稱所平原人清河人博州人然

無可確指者不敢附會錄之舊志人物藝文均缺唐代蓋唐時改名

崇武五代而後曰魚邱曰齊城非盡有高唐人氏之明文也舊志沿

革魚邱作重邱金石之錄考古証今非炫博也所以微實也舊志碑

版未載久將就湮故博探附之火半以類附各卷便稽考也志以考

典章觀風俗也非藝苑書也故舊志入藝文者有闕遺置因革文雖

淺近必錄各以類附字句漫漶從闕文原本冗長者節刪之削其可

削用史通點煩之術非敢作聰明也其起例悉詳各卷至于量

檄僚友稟詳有闕教養之大切中此地利弊者附錄之一以示州人士有所觀法而以俟後來者酌而行之但非志例也志志不忘也官職之現任者耆宿之尚存者或錄其文章或記其行事皆非也唯地方利弊所關有行之而慮其未久者有欲行而未逮者不能不附存之以俟君子然未敢博名譽於一時而使後此者不能繼也至于都人士樂善捐資亦不可沒其左所以示勸也但不入傳耳各邑志書新修則舊志悉付之無何有之鄉矣然誤改金根安見今之必勝於古也龍畢舊志原板尚存又于梓人穆祥家得初印之本籍資校補新志既成舊板與初印本仍藏之州庫俟後來者有所參觀今於各卷損益改易十之八九藝文傳記之全刪者外紀也紀華散也慶祝

祠也與志乘無涉也又詞之近俚者也至節錄者各條系註無用複叙其字句正議於本條下註明筆誤則改正之不必贅詞也刪改原本者如守城紀畧堂翁之稱忠烈李襄傳老四老四之語地議殿碑牛頭馬面之文母乃太簡乎若夫明知州楊貴洪武年任而宦蹟誤為楊貴洪金應奉文字闕詠而鄉賢誤列金應奉為一人尤亟宜校正者郡志出於州縣志而郡志纂修在前則州志所援引悉本郡志為張本也故逐條標列之其有旁採他志及近人著述各書亦註明所由不欲掠人之有也非贅也人物統選舉而以列傳附於本名舒化氏新修長清志也人物傳列女傳兼用元史總叙之例周雲鳳新修東平志也皆曾攝州篆者皆舊令尹之政也志例之變而遷者也

今參用之夫傳非易作傳難其人作傳者益難其人慎之也非苟焉

而已也各卷因筆損益稽核校正用或疎漏而人物傳及列女節孝

尤三致意焉或增修或節修前志應錄未錄而補遺者曰補纂據郡

志增列者曰增纂採訪續登者曰新纂必讎校至再益一字之錯無

能再鑄所傳異辭則沒其矣非可不慎與然或有檢校不到者雖已成

書仍隨時更正之始乙未夏終丙申冬而書始成衆弟子及諸生徒

同校之費省工易均到俸發刊鄉耆陳仇等捐貲事助未可以善小

而不錄也陳仇補錄三十徐經邦十尹世坦十五孫烈孫峻

彭浩林在和于呈團王之桂趙思篤王海趙方城麻東菴孫大鍾張

永和樂有敬王之簡賦德基王神元王元芳楊福來陳重吳鄭方威

李金榜劉發祥界本初呂統華趙敬占王之莊丁玉臣白義德朱現

各五千

皆齒德俱優之耆賓也附識之邑志一邑之文獻也非比他

非

書可流播坊間往往年久無稽龍畢二公之書已殘缺無怪乎前此
者之歸於烏有矣蓋志板藏于官民間印本較少日久散失無可稽

考今將舊板及舊志一部存庫交代新志板留學署每部連函工價

共銀壹兩十路紳耆願收藏者將工價送學飭發刷訂若干部並

分散各莊庶閭州之人咸得觀覽歲久修校有初印本易於考證也

本志捐款題名

王瑞三

捐洋壹百元

武競民

捐洋叁拾元

郝子剛

捐洋叁拾元

曲涵三

捐洋拾元

王根波

捐洋拾元

王因陳

捐洋拾元

徐金源

捐洋拾元

馬芝亭

捐洋拾元

尹漢三

捐洋伍元

李茂春

捐洋伍元

傅錫三

捐洋伍元

李耀三

捐洋叁元

黎同春

捐洋叁元

劉錦春

捐洋貳元

劉河清

捐洋貳元

張學讓

捐洋貳元

劉鷺青

捐洋貳元

王吟兮

捐洋貳元

莘焜山

捐洋貳元

王樹先
王欽甫
田振江

捐洋貳元
捐洋貳元
捐洋壹元

張志澄

捐洋壹元

劉耀祖

捐洋壹元

郭玉增

捐洋壹元

段振奎

捐洋壹元

張振邦

捐洋壹元

游同玉

捐洋壹元

郭永熙

捐洋壹元

侯立功

捐洋貳元

239

蘇南湘

捐洋壹元

240

The image shows a page from a ledger or account book. At the top center, the number '240' is handwritten. The page is filled with a grid of empty rectangular cells, organized into several columns and rows. The grid is bounded by a thick black border. The cells are arranged in a regular pattern, typical of a ledger page used for recording financial transactions.

後序

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奉到民政廳六三九七號訓令，畧謂查蘇
 夫一書，雖非國史而身徵博采，可備方闕；吾國隔頁遼
 闊，土風攸殊，自茲志列對於地方制度之述，雖社會生活之
 變遷，以及新舊文化高低，農工商業優劣，交通暢阻，物產盈
 絀，下至山林川澤水利，農田風俗人物等，莫不有詳細之紀
 載，其有關於世道人心，社會進化，足資參考，裨益微者，至重且
 鉅……應即從速設法續修，並延聘地方碩學宏儒，尤須具備
 時代思想之人員，以董其事云云。時奉蘇蘇長為姚公榮，當即招

集各機關各小學各團體及地方耆學李毅門，張敬廷，劉望

泉·唐育庵·徐松雲諸君于開會討論，擬于二十五年上任，
 每丁銀一兩附加二角作志局經費，呈請財兩廳未蒙核准，
 以故未能即時實現，二十三年五月奉到經費辦法畧云

一、督修協修暨修員額官以科長為督修主管教育之科長為協
 修主管地方財政之科長協監修一律名譽職

二、徵募分卷人選好志一書上備通志之採輯下開一邑之文獻

非才學識三長並備不克膺編纂之選而徵募一人尤為鄭重

是以舊日修志無不札聘名宿不圖籍貫此次續修志意由

督修官鄭重呈聘不可稍涉濫等每月修金酌量地方財政力

以八十元為最高限度分卷一人以五十元為最高限度如志

歷久未修編訂繁雜之科得增聘分纂一人

三採訪員額逾聘員自學謝公正士紳充任每區二人月各夫馬

十元以一個月為採訪期地方紳富負能力為贊助堪膺採訪

者也
可聘名譽採訪員不拘名額

四催用員復名額設事務員一人辦理文牘庶務事宜月支薪二

十五元書記一人月支薪洋十五元勤務一人月支工洋十元

五辦公費擬定辦公費月支二十元如與公有房屋辦事者可增

支房租費洋六元

六以四個月為出版期如歲久未修編訂繁雜之科可展期一個

月或兩個月一律結束

七 預備費擬二百元備臨時依據繪圖紙張筆墨及一切臨時用

款為編訂繁重之款可增支一百元均實擬實銷但不得有所

超過

八 印刷費每部預擬印刷一十部以七百部派銷本局界以三

百部留為保管所有工料應就銷售書價內開支在未出書以

前准由該報地方預備費內墊支印刷費三分之一

九 籌款辦法應由該第三科召集地方會議察酌地方籌款及可

撥之款提供修志之用不至時再向本報館索印商勸募以期

有着

十 編送預算應由該各報館長依照上開各條情形修志期派編

製預算呈報省政府暨民財兩廳核示十月八奉民廳三五〇

八號令略云凡各縣縣志以在續修尚未付梓者其尺度志俱

長二十六公分（二十六生的）寬十五公分（即十五生的

）無論冊數多寡均用線裝并外加布套以昭劃一而使保存

云云奉核以經費辦法未准擬以民生銀行股息充用云十

二月始奉列民財兩廳民字一九一號訓令照准時核云為因

吉慶繼續籌備聘定諸城王靜一君為總纂邑人張修一君為

副纂以編訂繁雜例應添聘副纂一人胡以儀纂修全有從優

之必要因才聘一人祝聖副纂修全如例總纂月薪五百元

於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始正式成立此奉核核去尚自籌備以

至成立之經過也。成立之後，謀養以舊志條例與時代思想，不
 能適合，因重訂綱目，宣佈採行標準，徵之各方，無異言，於是
 先從整理舊志起，原定限期，在各縣均感覺不短，請求展期六
 月四月者，展期則不止一次者，十之七八。地身好志編訂艱
 為繁難，非短時間所可告竣也。越四五月，舊志整理始略首
 飾，而採訪者同種關係，他如別後事者，殊屬了了，勢非呈
 請展期不可。按工作統計，演展限五六個月，方可濟事，而初有
 方面不同事宜如何？遂以展限二個月為請，轉瞬二月已過，而
 各機關稿件仍^付缺如，故以稿內收自發生變動，主管之
 五科長易人，志局經費時已告竭，轉盤修五科，在深明大伸

竭力維持，幸未中散，集茶之初集也，以此亦好多同學
 及且感深隆礼之有加，無思竭長以護事，至是亦萌退志
 ，於午終去濟致袁於旅濟同鄉代為之辭，徑回鄉之地
 趙二月後返高，蓋此可趨兼長招就我，深以好志中
 為可惜也。自張墓去後，志尚以無法維持現狀完全停頓
 及歸重行招集各機關及邑人士開會，暫修擬然負責，臨
 修二義不員辭，決議曰三科五月整支百之暫維現狀，尚
 內同人必功虧一簣竄勵送事，越四閱月而志完城，然
 經費仍無着落也，同人等雖急在此而夏月以學為責本

者，勢不能移履送公，因擬在開會議督行財物所為區區少

稿件分別補充，計所需款項當以賬務分戶存款如數撥借

，待好志刊行後售價償還，并組織審查，與會，徵清此

方公意而定其可否也。據全志完稿，此志尚成之後以正

好志完成之程度也。考陳卷首及志餘兩卷外凡十六卷綱

目綜總紀外凡六字共七千餘，越十三閱月無費事

高唐好志尚同人公記

廿三年七月一日

脫稿

此志尚成之後以正

無費事